

出路

戴萬葉著



上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8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出版

書名 出路

著作者 戴萬葉

發行者 趙南公

總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印數 1—2000 冊

目 錄

- (1) 出 路
- (2) 上 海 之 秋
- (3) 流 氓 館
- (4) 三 弦
- (5) 在 旅 館 中

出 路

萬君呀，三載的回鄉念頭，却付之一場空夢！我雖望見兒時相識的溪山，和嘗經登臨的古塔，雖知道塔後溪旁的被秋煙迷住的孤城，那是我渴望着的夢裏的故鄉！但是，黑暗的勢力，却把我阻住，不准我回到家裏去！我只得藏匿在一個小荒村中，定一定失望的驚魂，檢一檢茫漠的鄉思，翹首秋空怎不悽然！

我雖不能算是戰場中的頭一行戰士，可是，在革命澎湃的潮流中，我却是一顆比較忠實的沙粒。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中間，我已為革命所陶醉，忘記一切，忘記家庭，連我自己的死生的問題，亦都忘記

了！但是，萬君呀，當我度着流亡的生活的時候，每當夜闌燈燧，客况淒清時，我總會不自覺地懷念着，懷念起我的和暖的家庭呀！在那兒，我有一個兩鬢星星的母親，和一個隔別三年的女人。萬君呀，這種念頭，我亦知道不是一個幹革命的人所應該有的。爭奈牠時常靜悄悄地，潛至我的心頭來？後來，我亦沒法；只要在不礙我的工作時，就讓牠在我的夢裏或心頭，迷茫地飄蕩。有時，倒可以安慰我的累乏的身心！

去年嶺上木棉落盡的時候，亦是江頭楊柳飛花的時候，自那時起，棉絮柳花，吹滿大地，釀成一個白色的世界，把燦朗的春光，遮蔽無餘！在那沒有蓄光的當兒，我就東飄西泊，南奔北走，偌大的一個亞細亞洲，敢給我走了一大半！我亦嘗誤碰着阻礙潮流的暗礁，我亦嘗在反動的漩渦裏掙扎。我亦嘗作過椰葉街頭的賣報者，我亦嘗扮作戴笠披簑的撐船夫。若沒有一些同情的朋友們的經濟幫助，我早已餓死在異域窮荒之外了！

在我的流亡期間，我聽到許多熱血的青年，因失

敗而傷心，因傷心而喪志，甚或有因生活發生恐慌，而低頭折腰的了。我常常想，現在的有希望的青年，亦想作涅暑大諾夫的麼？事實已很明白地擺在我們的眼前，難道還有甚麼懷疑的麼？我真為現在作涅暑大諾夫的人們惋惜！至於那些願意（或許不願意）投降的人們，真是殺無赦！

萬君呀，萬料不到這日暮途窮的我，亦會飄流到上海來的呀。我亦想不到會在黃浦灘頭，和虎口餘生的你相遇的呀！而且你却在黑暗裏偷生，寫小說過活！我初聽了你報告你的生活時，我實在十二分的不滿意。——為甚麼你願意把有用的精神，寫成文章，當商品一樣的打賣？！你也灰了心了麼？只要希祈你自己的安樂，不顧大多數人的痛苦了麼？我那時，對於你的文學工作，很不以為然！

後來，經你的解釋，說你是要從事革命文學，要把許多現在漸時不能說的話都在文學裏面，盡情而委婉的說出，去喚醒社會的注意，鼓勵青年的勇氣；又說你要在現在中國的衰敗的文壇上，築起攻敵的

營壘，樹起革命文學的紅旗來。於是我才不反對你。

但是，萬君呀，你要知道的！上海的文氓很多，不獨是禮拜六一類的文氓呀！生來就善於投機的中國人，雖做了著作家，亦還是一樣的性質；你切不要被他們利用了！現在，提倡革命文學很時髦，亦不獨你一個人要提倡。你千萬不要弄得著作界的革命文學的呼聲很高，而所產生出來的作品，却是喚湯不喚藥的無聊作作品呀！同時，你的真正革命的作品，却沒人敢要，沒人敢買；那麼，你就要上大當了！萬君呀，我正恐你將為提倡革命文學而餓死呢！

然而，你若能夠向文學界中，烈烈轟轟做一場，亦算一場很大的功績。我希望你一聲霹靂，把那些在象牙塔裏酣睡的文虫，在十字街頭徬徨的文蛋，都嚇得心驚肉顫，掩旗息鼓的了。

雖然，這亦不是一個容易的工作啊！你所知道的，何處沒有反動的漩渦，何處沒有看不見的礁石！但是只要你小心，只要你努力，你定會達目的的了。恨我不是個長於文字的人，不能幫助你提倡。我只是在

這小荒村中，遙祝你將來成爲中國的白德內宜罷！

萬君呀，我不能夠和你同在文學的路上走，我覺得真有點對你不住。當我們在上海碰到的時候，你亦嘗屢次勸誘過我；但是我終於不願意。真的，在這樣狂風暴雨的當兒，當這朝陽要起不得起的殘夜，叫我只是做隻報曉的雄雞，我的確有點不願意！這亦許是我的感情太熱烈，性情太固執的緣故罷？萬君呀，怎奈文學這件東西，現在已不能夠安慰我的震恐的靈魂呢？！我想你也會了解我的苦衷的。

所以，我一得到故鄉的消息，我就毅然決然，卽速就道。豈知事情糟極，都給你勸我的預言說對了！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確有點幼稚病。我真不應該拒絕多年的老友勸告，致令現在陷落在無補於事的危境中，真是糟糕極了！

但是，萬君呀，我可不會因此而懊喪。試看那班因失敗而死去的同志們，豈不是更不幸的麼？假若我當時不離開上海，與你共同度賣文的生活，從事革命文學的工作，到如今，我想亦不過同匿在小荒村中的

現在的我，一樣的淒涼，一樣的悲憤罷了。你雖不能夠通信給我，我却可以回想到在上海時，你的作品屢次被人拒絕，窮得要命的情形，而逆料你現在的生活，總不餓死，亦應氣壞了呢！上海那一班所謂時髦的作家，簡直是社會革命的阻礙物！我很希望你若不至於餓死時，快用鋤犁斧鋸等器，把那些阻礙物割平掘盡！我亦希望你努力地培養起革命的文藝之花來，紀念紀念這偉大的，繁雜的，極痛苦的，有希望的血之時代！這是你現在的責任啊！

至於我呢？我現在亦已決定我的工作了。不過請你緩點性兒，讓我把我的自上海別後的遭遇向你說一說罷。

萬君呀，當輪船到 M 埠的時候，一切的事情都完了！都失敗了！我和于君！一踏上陸地，看見那恐怖的 M 埠市面：街上的店門緊閉，行人絕跡；只有幾個不能逃走的病兵和幾個不怕死的乞丐，在街頭巷尾，坐着呻吟而已。或者因為太寂莫的緣故罷，金色的蒼蠅特別的多，嚶嚶嚶嚶地似在報告我們一些不祥的消息。

我和于君知道事情不妙，就立刻坐了帆船，逃到于君的家裏 P 村去。一步亦不敢停留，還喜沒有碰到認得我們的人呢！

我們兩個人，都扮作由 M 埠回鄉下去的商人。在船裏煮些飯吃了，細想一想，才覺得危險！後來，于君探得詳細一些的消息，才知道我們十分僥倖！先我們一日到的翁君，在火車裏中彈而死，後我們一日到的丁君，剛上岸就給他們捉去，至今不知死活。萬君呀，你想危險不危險！

可是當我們在船裏時，船帆高掛，在秋江裏安穩地駛去，倒好像不是載着倉皇失措的我們一般。我悄立船頭望一望故鄉的景物。啊啊，萬君呀，兩岸的秋花野草，却連一點故鄉的情調都沒有了！牠們都很寂寞似的，在緩緩的西風裏震顫着。嚴寂的秋空，亦佈滿了灰色的雲朵。遠遠的，野樹圍住的田村，亦繫着隱約的恐怖的幻影。於是我的心兒，淒然跳動起來了！

這樣可怕的故鄉，非我夢裏的故鄉，亦非我所渴

望的故鄉。我的美麗歸思，早已化作悲憤的心情了！萬君呀，我知道了，我現在更確信了！——在紅光燦朗的太陽還未能照遍大地時，不獨不能值到回鄉的美夢；就是全地球，全人生都沒有安樂的日子的呀！

船泊了岸之後，已是黃昏時候。于君叫我一個人遠遠地跟在他的後面，不要兩人並行，惹人注意。于君提着一包衣服，在我前面，低着頭，踏着惶恐的足步進。我在後面緩緩地跟着他，眼睛緊緊地注視着他。我恐怕若是失丟了他，我連路都不認得，可不是變成一隻迷途的孤鳥了？！越陌度阡，忙亂得很。田野的青蒼的稻葉，被晚風吹成一陣陣的波紋；我覺得似一種可怕的東西，湊到我的足旁，來阻住我的足步的樣子。於是我的股亦戰慄起來了。于君又走得很快，好像想飛到家裏去似的。我又驚又急，險些滑倒到田裏去！行到村前的池畔，我又被兩隻白鵝嚇了一跳！路傍的一間小店，店前立着三個赤着臂膊的農民，六隻眼睛亦集中在我一人的身上。我低着頭閃將過去。忽聽

到他們一個道：他媽的！又燒將起來了！我忙轉過頭一望；看見遠遠的黑暗裏，幻出一幅紅光，照得滿天紅紫。我知道那是土豪們復仇的火了！我嘆一口氣，回轉頭來，于君却不知道轉向那裏去了！急得我眞像迷途的孤鳥一般，在黑暗裏亂竄！亂竄！後來，于君才出來找我進去。

這樣戰戰兢兢地走進P村，還不免被村裏的人知道。幸而這村的空氣不壞，才不致發生危險。

哎喲！我還沒有和你說于君是誰呢；我真寫得太糊塗了！于君，說起來你一定懂得他的。他是前次在耳埠入獄的于君。他是瘦瘦的臉兒，大大的眼睛，闊額短唇，中等身材的于君。他的性情十分豪爽，又很多情，有點固執。思想亦同我一樣的確定。他是同我在一條戰線上的好同志。我在回鄉的輪船裏無意碰到了他。他亦是同我一樣地想回鄉去看看光明的好景象的。所以同享着不幸的遭遇。我想你一定可以想得出他的。

他的母親，亦是一位慈祥不過的老婦人 關的前

額，瘦的臉勢，却與于君很相似。她用安祥的手兒，安慰她的兒子疲倦的身心；她用慈愛的眼睛，慰貼她的兒子受驚的靈魂。一種純樸的母愛，多麼真摯多麼渾厚啊！無怪于君對他的家庭，雖思想極端衝突，而時常念及他的母親呢。

她真是一位慈祥的老婦人！她對於我，只是十分慈愛。當我走進家裏時，她對我很驚喜而很誠懇的說：

來了好！平安地回來了，很好很好！你就在這兒漸住罷！唉，你們這班年輕的人，心肝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做成的，一些兒亦不打理家裏的人怎地為你們憂心，煩惱；只是不怕死活地幹甚麼革命！唉，現在流落得淒涼到這麼田地！我看起來亦怪可憐見的！”

她的話，若在平常聽見時，我定要生氣，定會討厭的。可是，自流亡以來，不知從那裏得懷鄉病的我，聽了這一種不能了解而表同情的話，却好像一顆鋼針，直刺到我的靈魂的深處！萬君呀，我這顆屢受磨

折後的心兒，已是非酸非痛，非苦非悲，又怎禁得一下慈愛的針刺？又怎地不叫我思家更切呢？

于君的田舍很小，人又多，很難處置我這不速的客人。我被引到一間似屋非屋的小室裏。牆是用舊磚砌成的，面上亦沒有塗灰，隔路的牆的孔隙，時常閃着過路人的影子。屋裏的地上，却是泥的，穢黑難堪，榻下的泥地，還生着半尺長的白毛菌。室裏充滿一種霉臭，令人一嗅便心頭作惡。對門的牆上，架着一塊黑塵堆滿的木板，板上放着一個香爐，用飯碗當作爐子。供的是甚麼神仙，那我就知道了。木板下面，放着一張粗陋的小木桌。上擺着一枝在神廟裏嘗見的油燈，和一個柚皮做成的紅煙牒。這煙牒倒像是一件千餘年前的古物！要是把牠搗碎，泡了些開水，我想其功效一定不讓老陳皮呀！此外就是灰塵，紙灰，和燒不盡的紅煙燼，鋪平了那粗糙不平的桌面了。

我睡的那一個臥榻，兩片木板不很願意合作，好像亦分了左右派似的，晚上我睡上去時，只是噁呀噁

呀的爭喊着。榻上的臭虫，又特別的多，鬧得我睡不着。我又行了一次清虫運動，才可自私自利的安睡一夜。無奈清了又有，我亦只得清了又清，雖知道這是短命政策，然而不清又於已不利，亦是無法！

我睡的對面榻上，睡着一位七十餘歲的老農民。這一間好屋子，就是他七十餘年來努力的代價。他亦不管人家清虫不清虫，木板左右不左右，自睡他的覺，自做他的夢。他是于君的伯父。

我就在這樣的地方居住。因為我自己的經濟情形外面的政治環境，都不准我走到別的地方去了。在這種困窮而嚴緊的情境裏，有這樣地方給我立足，我還欲感謝于君，感謝于君的一家人！

萬君呀，我真不幸！我真痛苦！為甚麼我會傷感到這個田地呢？我的懷鄉怎會患到這樣深的呢？我每日住在這小荒村中，藏匿在這樣骯髒的小室裏，鎮日煩悶，鎮日悲愁。偶因月色蒼茫的晚上，我若悶不過，就叫于君一同到村外散步去。但是，蔗林的葉香，平楚的月色，夜天的微雲，田園的幻影，無一處，無一物

逗起我的悲哀的情緒，——我的要歸不得歸的悲哀的情緒！

我想把我的歸心付與月色，靜悄悄地，冷清清地，透過恐怖的秋夜，照臨故家的屋頂，尋覓我的母親思兒的夢魂。我想把我的身體化作微雲，輕軟軟地，迷離離地，逐着渺茫的夜風，竄過故家的窗櫺，偎依我的母親慈愛的懷抱。

但是，萬君呀，我立刻就覺得滑稽，可笑，我只不知道這鍾傻子癡人的幻想，正會兜上我的心頭來。啊啊，這是我的心理的薄弱的表現呀！

有時，我亦嘗同于君討論革命與家庭，革命與戀愛等問題，結果都是：社會革命成功，就是其他各種問題的總解答。可是說是這樣說，我的心仍然是沉悶得很，我的精神仍然是恍惚不安。弄得我沒法消愁，只好同那位七十餘歲的老農民，相對押着紅煙，談談些隔靴搔癢的閒天。我以為這正同芥川龍之芥討厭人生，服安樂自殺一樣無的遺憂辦法。

我到P村的第十天，因為外間的聲靜了些，于君

的母親極力主張送個信兒給我的家庭去。我本來雖十二分想着家庭，但我不願意在這樣恐怖的環境中，把我回來的消息，給我的母親多一層的煩惱憂愁。但是，于君的母親皺着眉，很和藹地望着我：微笑說道：

杜君！你身來到這兒，雖不能夠回家去，可是亦要通個消息：你母親就是煩惱掛念，亦掛念得明白些。說不定她亦要來看你一看也不知道呢！怎麼可以不通個消息！

她託了一個村婦，把我回來的消息，帶到我的家裏去。

在沒有消息帶回來的這一天，我覺得特別的長！從前我在忙着工作時，一天一天好像車輪般，活潑新鮮的飛轉過去。等到在四方飄泊的時候，我只覺得日子是緩緩的拖將過去。只有這一天，好像地球失了自轉力一般，或者是太陽貪着這兒的革命鬥爭，忘記走到半球去的罷？我的心裏只是忐忑不休，只知道是甚麼緣故。我只望太陽快些西沉，回信速到。

忽地裏，天畔括起狂暴的西風，捲着灰色的雲

朶，把太陽遮住，弄成一個愁慘的秋天的下午。我只好像被愁雲慘霧迷住，蹣在那似屋非屋的小室裏發獸。或許是因為一天盼望，使我的精神倦怠了罷。我的神思確有點紛迷，我的四肢確有點麻木。說我這一天全在沉思密想，亦是很對。說我這一天全在閒行閒坐，也未嘗不可。我的心，似乎被憂愁和狂喜所襲擊，把牠裂成兩片一樣。我只不知道爲甚麼會變得這樣的離奇怪異！於是我又覺得驚怕起來了。我伏在那隻堆滿塵垢的桌上假寐。

“杜君！杜君！”

我聽見彷彿是于君叫我，就抬起頭來一看。于君手着一枝小洋油燈，笑着，說道：

你睡了麼？你的母親來了！

我聽他的話，如在夢幻中；我只不知道有沒有驚喜的表示。我只是向門前望去，看見門外的夜色，被小油燈的紅光嚇退了，一塊長方形的燈光之影，印在對面生滿蒼苔的牆上，一個人影也沒有。我於是大聲問道：

“在那兒？真的麼？”

“那裏不真，她就來了。”于君仍是微笑地說。

我已聽見我的母親的聲音了，——一種溫柔而使我的心房跳動的聲音！

我才走到門前，我的三年久別的母親，已在我的面前出現了！矮矮的身材，長長的臉兒，高瘦的鼻子，活潑而慈祥的眼睛，一些兒只不變，同三年前的容貌一般。可是頰上的皺紋添了許多，口裏門齒只脫了兩三個。唉，母親老了，我的母親老得多了！才三年呢？怎麼變得這樣老了？！

一層沉重的憂鬱，緊緊地壓上我的心頭來。

她還沒有開口，慈愛的晶瑩熱淚，已滴到兩頤之間了。她幽咽地叫了一聲“我的兒呀！”

我却沒有作聲。然全身都驟然戰抖着。我顫着手兒扶她坐在我夜裏睡覺的那隻不合作的榻上去。她坐下，又凝瞪着含淚的眼睛，注視着我。她看了許久，才淒然說道：

“都是從前一樣的可愛，我以爲真的變成兇神惡

鬼一樣的了；”

她的自慰的語氣，她的帶顫的聲音，都使我的靈魂戰慄，使我的肉體顫跳！我覺得我有千言萬語，來安慰我的慈愛的母親。可是，一陣陣的血潮，都湧在心房裏，奔騰怨號，却擠不出我的受強烈的激刺而收縮的心房之門來。所以，我急得低着頭，默默無語。

在黃色的油燈光中，在霉味的小陋室裏，人影遠離，慘然寂靜。外面的狂風，聲音好像獅吼！

“你看！杜君的臉色，那樣的蒼白！”

我聽了這聲音，抬起頭來，看見于君正和他的母親低語。他的母親答道：

“怎的不會傷心！我只看得心酸呢！”

我只不知道于君的母親是不是陪着我的母親一齊進來的。

許久許久，我的母親才說道：

“從去年聽見了你逃出了W地後，我沒有一天安樂，整天都是牽腸掛肚，記掛着你。我知道你不能够回家，亦不敢想你回來，可是睡覺去，就夢見你回來

了，醒過來，又想着你，又要掉了眼淚！……”我的母親用她的衣袖拭眼淚。

我和于君母子，都靜默着。可是我的心只是跳，只是跳。我的母親又接道：

“媳婦可不是亦是整天愁悶，記掛着你！……”她停一停又急問道：“你這回從那兒來的？”

“上海。”我顫聲地答。

“來的時候可有人知道？”

“我很快就回來，沒有人知道。”

“沒有！城裏的人都知道了呢！’。前兩天風傳要到家裏捉你，嚇得我們連魂飛上天去了！我想我這老骨頭是不怕那班殺千刀，三世落地獄煎油湯的惡漢……”

我們聽到她的憤恨而急快的聲音，罵得這樣煞口，不由笑了。她亦就笑道：

“可不是麼？他們不是到人家屋裏查人捉人的，倒是去搶東西，姦淫人家的婦女的呀！西城陳二老家，林老三家都被這班強盜搶得干淨，南門的蔡六爺

的家裏，搶了還不算，連他的女兒蔡蓮仙，都被這般禽獸活活弄死！可不是強盜，還說是官兵查人！……”

“是呀！”于君的母親只插着道：“我以爲在鄉下他們才敢強橫呢，原來城裏也是一樣的！”

我亦向于君道，“還是要打倒他們，心裏才快！”

于君向我使眼色。我知道說得太急了，沒有關心那兩位母親。我的母親聽了我的話，說道：

“你弄到一家人坐臥不安還不够嗎？真的一定要害到一家淒涼碎破的麼？”她有點氣惱。

“你們以後都不要幹這事了！世上的事情多着呢，那一件事不可以做，偏偏要幹甚麼革命！我勸你們都不要再幹了！”于君的母親愁聲說。

我的母親表示很同情的，用沉重的聲音說道：“是的！可不要再做這種丟性命的事情了！”

“不再做就是了！”于君鼓着短嘴唇，好像很真摯的樣子。

接着，就是母親們的嘆聲。從牆隙闖進來的夜風，吹得油燈的黃色火炎在暗裏戰顫。各人的臉上，都

閃着黑影。

一幅失望的雲朵，罩住我的心頭：於是我的靈魂的恐怖而痛苦，而戰慄起來。安慰的慈愛之花朵，在我的矛盾的心中，漸漸地凋殘了，枯萎了。萬君呀，事實上我不能夠安慰母親，母親亦不能夠安慰我的呀！啊！三載思遇的美夢，在這狂風的夜裏，母親的跟前，只如花朵一般凋殘了，消滅了！唉！

萬君呀，我要詛咒人生，詛咒社會，詛咒一切！我覺得我的人生的前路不獨沒有甚麼鳥啼花發的佳景，簡直是痛苦和憂愁的象徵吧！而且那路上，好像是全被黑暗的虛幻所迷住，只餘一點本能的，微弱的燐光，在我的眼前顫抖着，誘惑着罷了！

萬君呀，我想在這樣矛盾而破碎的生活當中，惟有夢想，惟有無聊的夢想，才能夠沉醉一忽兒罷！但是，這無聊的夢想，却不能夠誑我的了，不能夠沉醉我的了。萬君呀，我真不能夠，亦不願意做夢想家的呀！

但是，第三天我的母親回去了；她垂着淚回去

了。當我望見我的母親的背影，在無限的田野消失去的時候，我又想起我的母親的慈容，十分愁苦的慈容了；她的一雙安慰兒子的眼睛，同時亦渴望着被安慰的眼睛，都表現着一種人生的暮景，一種老人的殘生，多麼寂寞而且倦怠，多麼茫漠而且荒涼啊！我很願意跪倒在她的面前，如聖徒禮拜在聖母的像前一般，把我的不能安慰她的，過去的行爲懺悔，盡我的言語所能說的懺悔！……

夜裏，我一個人靜悄悄地走到門外的荒野獨步去，想舒一舒我的矛盾的苦痛之心。大地蓋上一層白色的輕煙，十分迷茫而且沉寂。晚秋的夜晚吹出天邊的一彎月眉，偷映着我的龐濃的黑影，在寂寞的草徑上移動。我覺得，我在這點黑的野草所挾住的淡黃的小徑中，在這展伸到灰白的夜色裏的小徑中，正好像我徘徊着在一條無始無終的人生程途上，被黑暗的勢力所包圍，致令漸時十分沉悶，十分寂寞，一點生趣都沒有！啊啊，這個恐怖的夜景，完全好像我和我的母親兩人中間的情愛的奇幻啊！萬君呀，真是單單

稱作‘奇幻’罷了！

我在這奇幻的夜裏，蹣跚地獨行，那一幕我和我的母親相遇的痛苦的喜劇，又現到我的眼前來。我又想到，我的母親的淚眼我的母親的愁容，我的母親的老態，我的破碎的家庭，我的女人的孤苦……

當我想到我的母親的話：

“杜兒呀，你知道我們兩個人怎樣苦麼？唉，我和媳婦，你三年亦沒有寄分文到家，我們只靠十指過活，這一年來，甚麼東西亦貴了，手工又人多事少，你想怎麼過日子呢？我打算把那間幾十年的老屋子，亦賣給人家，可以還些舊債。唉，可是後來呢？”

萬君呀，可是後來呢？這真叫我沒法！我是被驅逐被侮辱，連自己一個人亦還不知怎的活下去呢？我想到這兒，又不能不痛恨這社會！詛咒這萬惡的資本社會呀！我在荒野間閒踱兩個鐘頭，又帶着一腔的憤恨，回到這骯髒的小室裏來。才進門，于君很驚惶地對我說道：

“杜君，城裏的人知道我們藏蹤在這裏了！我們

即速離開罷！”

“啊，怎麼好呢，一點錢都沒有！”我有點急起來了。剛才月下的奇幻的痛苦，和憤恨，都被這一嚇嚇消了。又是一陣新的打激，襲到我的心頭來。

“我昨天接了一封密信，叫我到 T 地去的。因為這兩天我是在打算着，還沒有和你相量過。現在事情已是這樣，量我的母親，不會不准我走的，亦不會再怨我的了。”他說着，口唇為一種苦痛所激動，十分蒼白起來。

哪麼，明天走罷！奇幻的事情，漸且不打理就是了。我這幾天來，亦同你一樣苦悶呢！”我說着，于君過來握我的手，沉重地說道：

“就是明天走罷！”

一陣狂喜，湧上我的心頭來。我於是笑了；于君却把我的手握得加緊，大概他在想像明天他的母親的別淚罷！

萬君呀，這就是唯一的出路了！此後我希望再沒有這樣的時間，讓那些無聊的思慮襲擊着我的心頭

的了。我回覆到往昔的活潑的精神了，我亦好像十三歲的小宛加一般，唱起那“Forward to meet the down!”的前進之謠來了。

萬君呀：當我明天走向前線去的時候，我亦再看不見我的母親的離散之淚了。我只能夠在這小荒村中，遙向我的母親和我的女人告別，為她們祝一次空洞的福罷！

萬君呀，你亦當為我們祝福！

假若你覺得文學生活太‘無聊’，而且有餓死的可能時候，你亦可以來同我們在一起，再向這可咒詛的社會，開多一次大玩笑罷！這是我給你的贈言。……

.....

~~~~~

上面是我的十年的老友兩月前寄來的信。當我無意中在北四川路碰到于君的時候，在才知道我所摯愛的老友杜君，已經在 T 地槍決了。他的家亦被封了。可是他的母親和文姊（他的女人的名）不知逃到那裏去了。我聽了于君報告之後，不覺淒然下淚。

回到寓所來，我又把這信讀多一遍。

令我憶起，我的一個有熱情而態度冷靜的老友杜君來。他的沉鬱的眼睛，他的蒼白的臉孔，他的活潑而瘦弱的軀幹，他的和藹而沉靜的笑容，都活現在我的眼前！

杜君，可憐的杜君！他今年才是二十二歲！

我讀了他的信後，又不覺愧然。我連一隻報曉的雄雞還趕不上呢。

他信裏所說的矛盾心，我想並不獨他一個人是這樣，現代的青年人，大概都有同感的。不過，一有了這種母子之情愛，雖勇敢如杜君，不免於痛苦！唉！……

我於私情上悼惜杜君之後，又羨慕他的為民衆而死的光榮。

為紀念十年的老友之情，我就把牠發表了。

此外，還可令人明白一個善用手槍炸彈的青年革命家，才是有血有淚的慈善者呀！不過因為真理在前，不暇作惜別傷離的兒女態罷了。

革命鬥爭還是繼續進行，直至世界得到光明，人類得到自由的時候才止。

然而，在這狂風暴雨的當兒，自然會摧殘了許多的嫩蕊鮮花，亦是無法顧惜的了。

願大家共同努力，去迎着前面的黎明去罷！

萬礪附筆

### 三 弦 萬 礫

淪落海上，柳亦飄零了，桐亦憔悴了，禿枝枯幹，  
怎禁寒風？

一室，孤坐對着慘白的四壁，興趣寂然。只有淡  
黃色的陽光，透過塵封的窗櫺，射在慘白的壁上，發  
出安慰的軟光，恐怖的靈魄亦爲之微哭了。

樓下房東的小女兒，時常低唱着“可憐的秋香”，  
可是這時候却沒有聲息，想是怕寒貪睡，也許出去。  
總之，室的內外，都埋葬在可怕的靜穆之中。

爭自由的心之叫喊，將要震裂心房，震破耳鼓，  
可憐在這嚴緊而冷酷的空氣裏，口噤不敢聲！

我今天沒出去，只吃了兩塊昨天剩下的燒餅，滿足胃腸的要求；一面請求胃腸不要太難爲了我，大家忍隱忍隱就是了。

自來都是用直覺測度時候的我，覺得這時正是風冷日薄，層雲欲雪的濃冬之下午三小時；大概不錯的罷？

一陣三弦的點滴聲，從弄口漸傳漸近，漸近漸響亮，掠過窗前，一聲聲十分清楚，正在彈着十月懷胎的調子。這簡直是俗調子，耳慣繁弦的人，聽着定要討厭得掩着耳朵生氣的。但是，我覺得有一種妙音，既圓且潤，似密還疏，幽幽然飛上天空，却被凍雲所阻，嗒然落在窗櫺，傳進灰白而沉寂的斗室裏在旋轉着；好像夢裏迷途的蛺蝶，在虛幻的空中亂舞一般。那一種徬徨而飄渺的音波，正在泣訴着彈者的悲愁和絕望。這正與我的爭自由的心之叫喊，遙相應和，使我不覺諦聽着。

圓潤的聽音，又漸遠漸低，漸低漸聽不見，而至於幻滅了。



我在幻滅裏感到悲哀，在悲哀裏感到一個亂髮滿頭，鬚子滿臉的可怕的面貌。他的一雙沉思的眼睛，與常覺無聊而囁嚅着的厚唇，在靜穆的空氣裏蕩動着。

於是我憶起陳嘯巖琴師。

這可憐的琴師，是我做小學生時認識的。他的性情同音樂一樣溫和，他的態度同音樂一樣奧妙，他的言動，亦具着和諧的節奏，他的生命，亦具着如韻律一般空靈而飄渺。可是他肺病，病得很利害，那是給我最深刻的印象。

我記得在十年前我和我的小朋友，走到他自己經營的一個小小的學校裏去；是在一個暑天的下午，那學校裏的梧桐，綠蔭滿階，蟬聲正在上面噪着。盆裏的荷花，正開得馨香撲鼻。石榴樹在小校的籬落間伸出臂來，散着鮮紅如血的花瓣。庭階上還擺着一盆盆的番松，葉兒耀彩，看來好像萬花簇錦一般。他却同幾個學生在桐下石階上，圍坐弄音樂。弦聲。蟬聲，和看樹梢的南風聲，逐着籬邊的落花影，在小庭

中，蕩着人天和諧的節奏，令人爽然，不知暑氣消到那裏去了。他微笑着，表示歡迎我們，讓我們坐着靜聽。我那時看見他緊噙着厚大的口脣，瞪開着沉思的眼睛，直挺着瘦長的背脊，手撥三弦，腿搖拍子；同時學生們亦緊隨着他的手和腿的轉動，調節聲音。一種忘形的陶醉的情景，真令我羨慕他們的快樂到十二分。

我回家後，硬要父親送我到他那裏讀書，學音樂去我的父親是他的好友，因為他喜歡我的父親的性情，和有鑑賞音樂的能力，雖然我父親不能夠弄何種樂器。我的父親亦時常稱道他有音樂的天才，祝他努力；暇時亦常到他的校裏聽他彈三弦。他各種中西樂都懂得，而且弄得很好；不過他對於三弦特別有心得罷了。

那一天父親同我到他的學校的時候，他穿着破舊的襯衣，白色的短袴，赤着足，在小庭裏，很忙碌般把一盆盆的番松從新擺過。他一面同我的父親談些閒話，一面却注意着要怎樣佈置，才合“旋律的美。”

他又掃了一回殘花敗葉，把掃帚倚在籬角，才笑問我的父親，擺得好不好。

他讓我的父親到廳上坐去。我亦跟我的父親坐下。嘯嶺琴師的消瘦活潑的面貌，流利輕快的聲音，與他的很有趣，很和諧的舉動，都令我喜歡同他親近。

他向我的父親說，他無論甚麼事，只要自己高興，就一定要聚精會神做去，旁的事情都不管了。隨又笑道：“沒法，這是我的癖性！”

“也許有了這種癖性，你的三弦才玩得這麼巧妙呢，”我的父親聽了他的說話這樣的答他。

他笑了，他的蒼白的臉上，泛出一種高興表情，向我的父親說道：等我洗了手，就去拿三弦來，彈兩闕你未嘗聽過的調子給你聽聽，以贖我的慢客之罪！”

他拍着手掌，口裏唸着曲譜，走向後面洗手去了。這是他心裏高興時的舉動，一種天真爛漫的舉動。因為他若是憂愁的時候，他動亦不動，只是兩手抱着亂髮蓬鬆的頭，呆呆地坐着，或立着。

過了一會，他坐在我們的對面，彈起三弦來。

我那時對於音樂雖是嗜好，却全不懂得。他彈的工夫好不好，彈着什麼調子，我都不知道。他只覺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在我全身的裏面旋轉，使我的手足不知不覺就要舞蹈起來。

我正聽得入神時，他忽然把三弦放在桌上，驕然跳起來，微笑着臉，在廳裏踱來踱去。有時，他走出廳外，到籬邊去，捻下縈惹蛛絲，在空中擺動的枯葉。

我的父親的眼睛，跟着他的身子轉動，臉上浮着微笑，好像在欣賞他在旋律裏陶醉了的快樂一樣。

可是我却很奇怪他的無意識的舉動。

又過了一會，父親才要介紹我給他，他却點着頭首先笑道：

“我認得他！他前天不是同他的幾個小朋友，來過這裏的麼？”

我父親才把我的意思對他說了，他便很高興地笑道：

“這孩子亦歡喜音樂麼？很好！很好！我想他一定

很快就曉得弄了。看他的活潑的眼睛，我就知道他是一個聰明的好孩子呢！”

他說後，就跑過來輕輕打我的肩子，問我道：“說得對不對？”我那時羞得臉兒通紅了！可是心裏却滿着喜悅。

他又向我的父親道：“委實亦無須在這兒唸書，又費了一番轉折；若是趁這暑期就弄點基礎，將來得空的時候，就走來跟着我，我想不難成爲一個小音樂家的呀。

我的父親亦笑了，說道：“是他自己喜歡，還望你教教他。不過我恐怕他的性情太浮躁，是輕易學不懂的。”

不會，不會，都在我身上。他好像很愛我，很歡喜教我的樣子。

真的，他對待我十分好；雖然他有時亦很容易生氣，却是沒有討厭過我，惱恨過我。我覺得他對我有些母愛的成分，比父親還可親近得多。

於是，我想在這小小的樂園裏，消遣了我的暑

假。祖母在鄉下連三接四叫我回家裏消暑，我都不願意。那時我覺得故鄉雖有茂林清溪，總不及這裏桐陰琴韻這樣有趣。

我在這樂園裏，認了一位姊姊，她的名叫素芬。她的鋼琴學得很細心，曲譜亦是她的拍子最正確。我有時弄斷了絃索，弄破了簾膜，都倩她同我整理。有時嘯巔琴師教過的樂譜，我總是不大懂，也常倩她唱，我跟着學。雖然問多幾次陳琴師，他斷不會生氣的；但是我不願意太擾混他：因為他教了我們之後，就只是埋頭讀着他的書。

素芬是陳琴師的得意門生。他很愛她的天才，她亦很敬他的藝術；但，不單是師生的敬愛！

素芬是個貧家女，衣服樸素，面龐瘦峭。大理石般的額，下面綴着一雙蒼翠的眉兒，與碧澄的眼睛，這是我到現在還不會忘記的。

她大我四歲，我叫她做姊姊。她亦直稱我弟弟。她的性情纏綿而柔蘊，比我的親姊姊還更可愛些。我的母親姊姊亦沒有她的身材那樣窈窕。

她自小就定了親。因為她父親死了時，沒錢買棺材，她母親就向現在已是她的丈夫的家裏借了幾十塊錢，料理這喪事。後來她母女相依為命，靠着十指過活，那裏有錢還債。債主却看中了素芬，就聯起親來。她讀書亦是她的夫家出錢叫他讀的。又因陳琴師辦的學校與她家比鄰，所以就在這裏入學了。這是陳琴師和她零零星星說給我知道的。

有時陳琴師還在我的面前惋惜過她的身世；她亦嘗在我的面前自嘆她是個窮人，不能夠享着同人家一樣的自由的樂趣。

陳琴師認識她的音樂天才，是在日常見她對於音樂特別聰明的理解力。這是陳琴師對我說的。他還望她將來能夠成就一個偉大的女音樂家，他願幫助她一切。

有一天朝陽剛在梧桐樹梢偷窺着荷花的時候，我照常走進我的樂園去。空庭靜寂無聲，只有籬間噪着雀語，我又在桐陰下靜憩。（這是我那時的習慣。有時停滯在那兒至一點鐘之久，背熟了樂曲，然後才走

到陳琴師的房裏去。他的房在距離桐樹約莫十步遠的東廂。)

坐了一忽，我聽見他的房裏恍惚有女子的哭聲，便忙潛至他的房子的玻璃窗下偷看着：——

素芬伏在靠窗的寫字檯上啜泣。她的披着黑髮的頭，隨着抽咽，一下一下地顫動。陳琴師握着她的無力地放在檯上的纖手。他的亂髮蓬鬆，掩到他的沉思的眼睛上，面部越顯出瘦削得可憐，蒼白得可怕！滿他的灰白的臉，印着一些枕痕；他的白色的睡衣，着被體重壓皺的許多皺紋；一看就知道他是剛從牀上驟然起來的。他的疲倦的精神，被深刻的悲哀所擊襲而興奮，可是眉頭眼角，還留着惺忪之意。他的厚的嘴唇只是嚙嚙着，可是沒有聲音。他的沉思的眼睛，呆看着被他用力握住的纖手，泛着憐憫，懇求，安慰，同情的渴望。三弦靜靜地，死一般地掛在白色的牆上。時鐘却在三弦的對面壁間得答，得答地響着。那一張他扮瘋子，素芬在籬隙窺笑的相片，一半還藏在黑暗中。室的後半亦還滿着黑夜的威權：因為他的臥室廣



而且深，弱的曉光還未能夠全把室裏的夜幕打開，似要留作他們的憧憬的，黑暗的背景。……

我滿腹狐疑，潛回原處，呆坐。

我回想到昨晚回家時，素芬說我天天來得早明天她定要比我還早的話來。是陳琴師叫她的呢？還是她同我賭氣來的呢？到現在我還不知道。

“爲甚麼？爲甚麼他們倆在室裏哭泣呢？”我那時已經是十四歲了，兩性關係總有些懂得；所以我無疑地斷定他們倆是戀愛了！

於是我聯想到他們倆日常的言動，無一處沒有相愛的表示；甚至於她送茶給他喝時那種慇懃的態度和微頰的顏容；他向她致謝的爲情所激動的顫聲和微笑，都有無限的熱情之波，在他們倆的距離中間蕩動！

“對呀！他差不多三十歲了，還沒有愛人呢！”我那時實在不知道一個被人家用幾十塊錢預約定了的貧家女子，她的肉體和靈魂，是絕對沒有自由和自主的許可的；亦不知道去戀這樣的一個女子，是永沒有

成功的希望的，儘管深深地在祝望他們成功！

我正在這樣想着的時候，素芬在房裏走來叫着  
我道：“弟弟！弟弟！”

我立起身來，對她笑道：“姊姊，你真比我來得早  
呀！”

她走到我的身旁來，只把她的手按在我的肩上，  
亦不回答我。她的眼帶淚微紅，形容十分酸楚。

“姊姊你爲甚麼哭呢？”我卒然問她。

她却無聊賴的問我道：“你來了很久嗎？”

“可是陳先生有甚麼事？”我不管她的話，又是這  
樣問。

“陳先生昨兒咳嗽了一晚，今天頭很痛。……他  
說怕是……唉！……怕是舊病復發！……唉，他……  
真的，……他吐的痰！……稠着許多……許多血絲  
呢？”她說着，咬着口唇忍淚。

“我想，陳先生……他的……命……運怪……怪  
……可……憐！……”她的聲兒，顫得不能成音。

她的頭已斜放在我的頭頂；她的眼淚亦從我的

短髮流到我的頸上來了。

我呆立不敢動，只把手臂緊抱着她的腰肢，眼不轉睛地望着她的微顫的黑裙子。我的眼淚亦濕透了睫毛了。

“我們到房裏看看陳先生去罷”我過了一會，低聲而有力地這樣說。

她抬起頭來，拭着眼淚，攜着我的手走進陳琴師的房裏去……………

自此以後，嘯巔琴師臥病着。

我每天都去看他一趟，每次都遇着素芬在他的房裏服侍他。我亦並不覺得奇怪，因為我已認他們是一對情人；有時倒覺得同情他們，可憐他們呢。

他却時常阻止我們去看他，道：“芬妹！不用太勞苦了，橫豎這病是要我的命的！……”他咳了很久，吐出一口滿着血絲的痰，接着說：

“倘若我死了，那把三弦你帶回去作紀念罷？——阿文，你年紀還小，若是被這種病菌傳染着了，可不是要的！你還是不要來這裏好……！你們都不要

來的好！”

素芬聽了，三十分難受，眼淚直流，說道：

“你不要……太傷心罷！醫生……他不是說……這雖是……癆……症，還喜是……初期，……可望……痊癒麼？……你……你不要……你不要天天……天天把這話來傷壞了……傷壞我的心！……我請你……我請你……還是靜養……靜養罷！……我是……我是不怕傳染……不怕傳染的！……若是我來……不來服侍你，……還有誰呢？！……還有誰呢？！……”

她本來就是一個薄弱而易感的聰明女子，怎禁得嘯巔琴師的以遺囑非遺囑的話呢？我現在還可以記起她那時的極淒楚，極深情的態度和聲音，好像夜鶯在殘月的林裏淒啼，桐葉在深秋的庭前戰慄一樣。

可是我在那淒涼的情景裏，却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只是呆呆地，含着淚望那壁上的三弦，覺得上面三條弦索，亦像感到傷心是顫動着似的；可是再定眼一看，却仍然死一般地，毫無知覺地，直挺地掛在白色的壁上，近旁只繞着朦朧的黑影。

我的父親亦知道陳琴師的病了，禁止我去看他；又買了一枝很美麗的笛子給我，要我在家裏學吹。我在家裏亦有時拿來吹着玩；可是覺得很單調，很不好聽。吹得好壞亦沒人指導我。所以我討厭她，索性把她掉在屋角，由她發了許多白色而悶臭的毛菌。

暑假完了，我再繼續讀我的書去了，每當放學回家的時候，我便順道偷看陳琴師的病去。一個淒涼寂寞的病室，只有素芬一個人伴着病人。她比我初遇見她時瘦得更利害，簡直剩一把骨罷了。

是嘯巔琴師臥病的期間，他請了他的朋友黃練波先生代理校事。黃先生是我的學校裏的音樂教員。因為陳琴師很窮，藉自辦的這間學校來糊口。現在既經病了，費用一定更多。黃先生差不多是為朋友服務，算是個忠厚的人。

素芬却是讀書為名，侍病其實。

陳琴師一病直至仲冬，庭樹的葉兒落盡的時候，才有起色。他的額上却添了許多皺紋，唇間亦長了一些鬍子。

可是事情很糟！外間的輿論譁然，譏議起他們師徒兩個人來。素芬的母親急忙禁止她上學，一步亦不許她走出家門之外。

當我家裏的臘梅開滿了黃花，我的心中滿着清芬的喜樂。我偷折了一枝送給陳琴師去。

剛進門，靜悄悄地，我想這學校亦放寒假了：因為我忙着考試，已經一星期多沒有來看我的可憐的琴師了。

他的臥房亦是寂然無聲。我只見白色的帳幔，在灰色的光中低垂不動。我料他是睡覺了，才要走出來。他忽然劇烈的咳嗽，牽帳吞啖，臉色蒼白得全不像人，真如死尸一般。我不覺駭怕起來。

“阿文！你來做甚麼？！”他抬頭見我，就大聲叱我。

我嚇得四肢發顫，牙齒格格地響，嚅嚅說道：

“送臘梅……來……來給先生……你……我想你……已經……痊……癒了。”我幾乎流出眼淚來的這樣說。

“啊！送花給我來！好孩子！好孩子！”他伸出瘦長而多筋的手兒，要我手裏的臘梅。我忙遞給他。他嗅

着，從滿了鬍子的臉上發出慘笑，說道：

“真香！真香啊！可是素芬出嫁了！”

“素芬姊姊出嫁了麼？爲甚麼嫁了？”我聽了他的獨白，不覺驚異的問。

“爲甚麼？……唉！……怎麼不……？”他又咳嗽起來。

他吐了一口血痰，頹然倒在枕上。他手裏的臘梅，被他驟然帶進去，擦着帳子，落了幾片黃瓣在帳幔之外。

我退到靠窗的檯旁，手足還是在顫動着。我簡直呆了，亦不會叫喊，亦不會走動，好像悞走入魔鬼的洞穴一般。壁上的時鐘不知那裏去了，聽不到得答的聲音。三弦却仍然是死貼在牆上，灑了許多灰塵。

黃先生帶着醫生走進來，見了我亦大聲的叱道：

“你來做甚麼？出去！”

一溜煙跑回家裏去，腦裏還是印着陳琴師的可怕面貌，心裏還是忐忑不休。可是我不敢同我家裏的人說我的遭遇。

因爲放寒假了，母親帶我到鄉下祖母家裏去。我

就同幾個少時相識的村童，盡日逛柑園，捉雀兒，吃甘蔗，曬菜乾，忙個不了，要個痛快，把我的可憐的琴師忘記了。

不過，有時同村童牧牛到山中，我聽着泉水潺湲的聲音，與山頭浩瀚的松濤，如聞着陳嘯巔琴師的三弦一般，又令我憶起他來！於是我驚恐，我震顫！他的瘦峭的，蒼白的面貌，黑而亂的頭髮，厚而微顫的嘴唇，沉思的，凹入的大眼；這一切可怕的東西，在石隙，在草際，都隱隱約約的出現了！……………

看了社戲了，學校因駐軍不能開課，漸不進城去。我樂得如青蛙，亂跑亂跳；每天跟着村童，釣蝦，捕蟹；或者立在青藤蔓鬱的老樹下，望望他們捉小鳥，摸鳥蛋。玩得十分暢意。可恨無情的春雨春泥，常濕透了我的衣裳，沾污了我的袴子，不免回來時，受祖母，母親一頓責罵。

直過了清明節，才到城裏上課。

進城的第二天，從校裏歸來，無意識地走向陳琴師的學校的那條街去。



素芬的門口，停着一頂轎子，使我詫異：因為她的家很窮，從來沒有出街坐轎子的貴族習慣。

門裏走出來一位油光着頭，粉白着臉的少婦，身穿一套入時的縐紗衣裙，腳登一雙黑色的高跟皮鞋。

“這可不是素芬？！怎的變得這樣闊氣了？”我看見她的時候，這樣想着。

的確是素芬！她的青翠的眉黛，澄碧的眼波，都同往日一樣；可是她的臉龐豐潤了許多了。

她走到轎子旁邊，轉過頭向送她出來的婦人們道：  
‘媽，進去罷！嫂子，姪子，請了！——大家都請了罷！我回去了！’

接着有許多“緩走啦！請了罷！”的聲音。

轎夫已大踏步飛跑去了。

“呀！素芬變成貴婦了！她大概不認識我了！”我想。

我再走進兩步，已看見陳琴師的學校，門亦沒有了？花亦沒有了！庭階亂撒着乾草，一羣蒼蠅在草上嗡嗡地往來相逐！我亦不敢走進去了，知道這一定是

駐過兵的。

在路上我爲我的樂園惋惜！正不知陳嘯巔琴師現在淪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走回家裏去問我的父親，他嘆了一口氣說：

“在你們回家後三四天他死了！……死得很苦！……吐了一碗血！……”

我聽了我的父親的話，那個可怕的慘白的面貌，又浮到我的腦裏來！……

## 在旅館中

### 萬 礫

我孤另另地住在一家全星洲最下等的旅舍，一個湫隘得如木箱一般的房子裏，寂寞得連一聲嘆氣，半滴眼淚都沒有，天氣只是這樣的悶熱；精神只是這樣的困倦。

小旅舍的門對着皇家山，上有長年碧綠的野草，與澈夜歡娛的琴聲。每當斜陽酣醉時，還有許多混合種的小孩在草上嬉戲。有時我亦嘗到這小山上，眺望着椰葉晚風的街市，散一散胸中的積悶。

這天的下午，我很無聊地在牀上悶臥，忽然聽見隔房的那個旅客，拍着扇子，哩哩囉囉地唱着他故鄉

的山譟。他的粗重而學嬌軟的聲音，確有點肉麻！我因討厭他的聲音，有意打斷他道：

“老何！老何過了癮了麼？這樣高興的！”

“是呀！抽完了一塊‘老袁’，怎不快活呵！星洲的鴉片真好！又純粹，又平宜，安南和暹羅都趕不上！我這一次來星洲真不錯；雖花多一百塊‘老袁’亦是值得的呀！哈！哈！哈哈……！”他不覺大笑起來。

他是安南的一個僑商，名叫何其順，今年四十六歲。他有尖小的鼻子，短促的下頷，與如豬一般的眼睛。身軀倒亦高大；穿着南洋商人常穿的短衣服，與十八世紀英國式的皮鞋。他行路時老是足不由心的移動着。他的人生態度，不是悲觀，不是樂觀，更不是達觀，簡直是無觀的人生哲學者。這個無觀的人，我是在從暹羅到星洲的船中認識他的。

他的煙癮很大。我記得船到埠的前一日，他因為沒煙抽，急得如鍋裏的螞蟻一般，坐立不穩，臉亦灰白了，身亦似乎縮小了，時常打着呵欠，有如烟鬼。現在他的癮足了，精神陶醉了，哩囉哩囉的高譟着，直

是一個燿夜叉！

何其順大笑之後，又大叫起熱來。他硬要我去坐汽車。他對我這樣說道：

„到了星洲來，不去外面逛一逛，豈不令人笑傻子嗎？人生及時須行樂，你怎麼一天都關在房子裏看書，真有點——哈哈……！”

我無可無不可地答應他一道去。於是我們離開了旅館，雇了一乘汽車在那熱氣未消的街上，瞎駛了兩個鐘頭，直至黃昏時候才回來。

吃了晚飯後，我覺得疲倦，在房裏的榻上斜躺着，手拿一部東方雜誌在看着。

這時候，何其順又在那邊叫道：“張先生！張先生！快過來呀！我們又多了一個好朋友了！”

我擲了書，匆忙地走到他房裏去。

他原來把床上一張竹席，鋪在地上，煙具擺在簾子中間，兩邊斜臥着兩個人，彎着腰，曲着脚，大抽着鴉片。左邊一個就是何其順，右邊那一個我想就是他所謂好朋友的了。

我進去的時候，他們正談得高興，大論吸鴉片之道。那個人一見了我，就坐將起來，請我亦來嘗試嘗試。他好像已經知道我不會癮，只做手勢表示着‘請’罷了。

經何其順介紹了之後，我才知道他是暹羅鄭大哥的七少爺。他這次帶了五百塊錢，專遊覽星洲的風物而來的。他住在我左邊隔壁的房子裏。

鄭七少爺是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面貌倒還不錯，只是眉低一點，顴開一些罷了。他穿着一條白絲袴子，一件白紗短袖的笠衫，手臂刺着許多藍色的花紋，令人一見就聯想到水滸傳裏的九紋龍史進。

因大家都從暹羅來的，就談談暹羅的風俗，人情。七少所知道的，以酒樓與妓女的材料為最多；而且最是詳細而精采。

他滔滔地說着，不停地說着，聽得何其順哈哈地又笑將起來了；同時還以目示我，似說七少真是聰明，學識這樣淵博，佩服！佩服！他由佩服的心，生出獻慫慫的行爲來：他為七少爺挑燈，為七少爺燒煙，

以至把自己枕着的枕頭，亦讓給七少爺作墊腰了。一種混賬把結的態度，却由一個無觀主義的何其順做出來，我不覺嗒然！

在他們用口列着星洲與暹羅的妓女比較表時，我已走回房裏睡覺去了。因為我禁不住那濃烈的煙味。

第二天早晨，從浴室（沖涼）回來的時候，我看見何其順倚着門，搖着頭，伸長了舌子，不知道這又是他的無觀哲學第幾章了。我就問道：

“老何！又有了甚麼高興的事麼？這樣搖頭擺尾？”

他打着我的肩子，手指着通浴室路上行着的個青年的背影，說道：

“你看！你看！多麼漂亮的後生呵！天呀！哈哈……！”

“漂亮麼？我剛同他打個照面，倒沒注意他。”

“可惜！可惜！你不要忙，他是從七少的房裏出來的！有錢而年青的七少呀！你多麼福氣啊！哈哈！哈

哈！……”

他老是哈哈大笑，我不打理他，就走向房裏去。  
還沒半刻鐘時間，他就拉長着聲兒道：

“來——了！”

我把頭伸出外面望去。那邊走來了一個十五六歲的青年，穿着白紗背心，白短褲子，似學生模樣，手攜浴巾，拖着拖鞋，活潑俏俊地走過來。他的雪白的臉上，一雙淡淡的眉兒，一對多情的媚眼，和尖尖的鼻子，小小的紅唇，真是比女孩子還要漂亮可愛！他看見何其順張着豬般的小眼死瞪着他，不覺羞紅了臉，低着頭掠過我的面前，走進房去了。純是一個帶女性的孩子！

何其順伸着大拇指，低聲問道：

“怎樣？怎樣？他同七少爺一床睡呀！”

“不要太糊塗了，是他的弟弟呢！”

“不像！不像！”他搖頭反對我。

到吃早飯的時候，（我們幾個人是在廳裏同一桌吃飯的）我指那青年問七少是誰，他說是他的親戚，



亦沒說出姓名來。同時那青年見我詢問及他，又是赧紅了臉，低頭吃飯。何其順只是哈哈地笑着。

晚飯後，月色很好，我又無聊地踱上“皇家山”去。皇家山本是一個小丘陵，在這和水面一樣高的星島上面，却亦算是一座大山了。和暖的海風從南面吹來，吹得人的神魂舒適而困倦，我恨不能化作一朵白雲，任暖風捲到月白天低處，作一回沉酣的好夢。繁市的席燈光在暖風裏飄浮，跳舞的鋼琴聲在月光裏蕩漾。這是一個華麗溫存的世界，一個勞苦的人們所夢不着的世界。這琴聲，這燈影，這美麗的世界，是資本家的快樂的仙鄉，無產者的黑暗的地獄！……

“你這不平的資本社會呀！打倒！打倒！”我立在山頭，不覺狂呼起來。月來因流亡而頹喪的心情，都被這不平的現景所喚醒了。我真是太薄弱了！太無毅力了！既是欲做一個真正的革命黨人，不應該因失敗而悲哀，因流亡而喪志。啊啊！我真不願做一個時代落伍的青年啊！……

當我正在自笑自罵時候，忽聽見一種長嘆的聲

音，從路旁椰蔭下發出，使我全部的精神都注到那兒去。

我行進前去一看，原來是他；是和我隔房的那個青年，那個容易臉紅的，七少的“親戚”！他是個極年輕的人，他怎地也望月長嘆呢？我不覺驚異起來。

他見我行近他時，亦湊上前來，紅着臉笑問我道：

“你亦到這兒來乘涼風麼？”他的聲音十分輕軟。

於是我同他攀談起來。他同我說，他的名叫林偉，年十五歲，從前嘗在暹羅讀書，現在來星洲，還沒決定進甚麼學校。……

可是當我問他和七少甚麼關係的時候，他只囁着口唇，沒有說出聲音來。他的面亦變蒼白了，他的眼亦含着淚珠了。一種動人的愁容，這樣淒涼，這樣深刻，令人不信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人所會有的痛苦之表示。我亦不敢再追問他，帶着懷疑的心同他回到旅館來。



夜裏十點鐘，何其順哩哩囉囉地從外面唱着回來了。他走到我的門口，忽又大叫起來：

“好呀！好呀！”

“甚麼事呀！老何？”我不禁問他。

他進來，又伸出大指頭，說道，“今晚真快活！真快活！”

“那裏去呢？”

“我和七少吃了晚飯，到街上逛逛去。七少問我道：‘你可嘗到窩子裏耍耍去嗎？’我回他沒有。他笑我傻氣，就同我到一家樓上，——那條街我可不曉得——一間房子比我們住的還要寬一半，陳設總還不錯，亦有鋼絲床，亦有電風扇，還有……呀呀！還有甚麼？還有甚麼？……啊！壁上還掛着幾張西洋婦女的裸體像。真奇妙啊！張先生！畫得真真切切，多麼動情啊！……他的聲音本是粗大不過的，可是他好像怕人聽見了一樣，放低了音說着，像全用鼻孔說話似的。他又哼哼嗡嗡地在讚美着裸體畫，我聽得不耐煩，催他道：

“後來呢？請你趕快說！”

“緩緩着，還多呢！我們進去，有一個女人坐在沙發上發獸，看見我們進來，含笑站起來讓坐，身上穿着睡衣，雪白的腳沒穿襪子，只踏着一雙繡花的拖鞋。嚶呀！張先生！……”他大着噪子叫起來，把我倒嚇了一跳！

“你瘋了嗎？！”我亦笑了。

“嘻嘻嘻！哈哈！她！她！……嚶呀！她真漂亮得很呀！苗條的身材，肥潤的屁股，白玉般的手腕，瓜子般的臉龐，含情的媚眼，帶笑的小口，黑色的頭髮……都都都，都十二分美麗！不愧她的名叫月香，真個又白又香呢！我活了幾十歲，今晚才第一遭，第一遭遇着美人兒呀！張先生！若不是礙着七少爺，我早已溶在她的身上了！他恨恨連聲，又接着道：

“她同七少爺十分親昵，好像一百年前的舊交一樣！他們坐在一牀上，咬着耳光不知道在說甚麼話；我亦不敢放肆，攝腳攝手的坐着。她的光滑的嫩頰，正在誘人！我看了一回裸體美人，又望她的雙頰！看

得着，拿不到！唉！張先生，你想我還坐得住的嗎？我亦不管她怎樣懇勸留客，一定要走了！七少爺亦過意不去，只得陪我走出來。……張先生！你想，真真豈有此理！他在路，還笑我沒膽量，不熟手！張先生，你想可氣不可氣，可恨不可恨呀？唉！……”

後來他又說，這簏子月香，是在從暹羅來星洲的一隻船上，碰見了七少爺，就要求七少爺船到星洲定要幫她的忙。七少爺在暹羅是一個闊綽的嫖客，從前亦嘗同她要好過的。所以船到了埠，七少爺就帶她住在亞洲旅館，一間很豪華的大旅館。他們假作新婚夫婦，到星洲來度蜜月的樣子。住了幾天，七少爺就同她租了他剛才說的那間樓房，一切陳設的東西，亦是七少爺買給她的。七少爺同他的父親討來遊星洲的幾百塊銀子，亦爲着她差不多花完了，星洲還沒有遊個爽快，只得節省旅費，以作遊耍之用；所以就搬到這樣下流的一間小旅舍來。

當何其順又說得哈哈大笑的時候，那青年林偉還沒有睡，拿着浴巾剛從門口打過。何其順指着他

道：

“你知道他是誰？……你說七少爺的弟弟，七少是他的親戚！哈！哈！哈！那裏是真的！原來他說是——”他停着不說了。

“怎麼着？！”

“他是那——”他故意居奇似的，又在作弄我了。

“究竟是甚麼呀？！”我有點氣急了。

“他是那月香的親弟弟呀！”他亦大聲的說。

“怎麼會呢？！”我很驚訝的問；眼睛注視着他，等他的回答。我手裏的扇子亦不搖動了，只是呆呆的拿着。同時，剛才在“皇家山”碰見的林偉愁苦的表情，又活現在我的眼前了。

何其順却緩緩地說道：“他們姊弟兩個，本來是羊城的人。他們的父親因為欠人家債太多，不能夠還，被債主控告入獄，死在牢獄裏。他們跟着母親過活。誰知禍不單行，隔年他的母親亦丟了弱姊幼弟去世了。姊弟兩人，依靠在一個親戚的家裏。那親戚亦是一個窮鬼；不能夠養活他們，反迫月香去當燒

子，養活她的弟弟！那親戚亦就做起鴛母來。說來月香亦是可憐，那時她不過十五歲呢！後來她同鴛母鬥氣，自己帶着弟弟，跑到暹羅來。因為她長得漂亮，在暹羅生意還好，就叫她的弟弟讀書去。她希望她的弟弟，將來可有出人頭地的日子。張先生，這樣的一個婊子，愛她的弟弟像自己的命一樣，她的心倒還可敬啊！你看是不是？……七少碰見她的時候，她已經來暹羅半年了。她是十八歲，她的弟弟亦有十二歲了。七少說，那時候，她比現在還要漂亮一點呀！哈哈……！”他笑了，吐了一口痰，又說道：

“她在暹羅住了三年，嫌地方不好，沒大生意，現在就跑到星洲來，她的弟弟亦還跟着來。可是因為新到，還沒有“世界”，未能夠叫她的弟弟入學校讀書去。她只得央求七少，帶他一同到這兒來住，並且要七少替他先找一個好一點的學校，等她有了生意，才叫他進學校裏去。唉！做姊姊的心，實在很苦呀！她真是一個可愛的姊姊！”

“真是可敬！”我到這裏，才插這一句話。

何其順亦點點頭，口角露着滑稽的微笑，又接着說：

“七少還說，若不是他見她怪可憐的，簌簌地流着眼淚，是不打理他們的。我想：若不是他見她長得漂亮，是不會打動七少爺的心呀！哈哈！……”他笑着，出去了，好像很得意的樣子。

我聽了何其順的話，才悟到在月下問林偉，他和七少是甚麼親戚的時候，他那種含淚不言的情景。他的心兒，別有一種難以磨滅的傷痕，不能像那些趁着晚風夕照，盡情快樂的孩子們，同樣是一顆天真爛漫的心兒的了！我同情着他，我詛咒着資本社會，中心十分悲憤。

何其順又回到我的房門口說道：

“你看七少還沒回來，一定是又到月香那裏去了  
運氣真好！運氣真好！”

“運氣好麼？嘿！資本社會壓迫得他們姊弟那樣可憐，那樣痛苦；姊姊賣淫，供給弟弟讀書，真是淒涼得很！悲哀得很！同時七少，他的父親吸取窮人的汗



血所得的金錢，用來買她的美色，蹂躪她，侮辱她，供他自己的快樂！我若是她的弟弟，立刻就用手槍打死他！資本家的兒子亦有一個好心的麼？！”我說着，怒火在心頭燒，面兒變紅了。

何其順却很滑稽地笑道：

“張先生，啊啊！張先生！別生氣，請你別生氣罷！你們讀書人，只曉得書，那裏懂得人情世故？我從安南到暹羅，到這裏，星洲，看了許多人討生活，比他們兩人更奇怪的多得很呢！若說他們痛苦可憐，那麼全南洋的地方這麼大，敢有一萬萬人是活在痛苦可憐裏頭了？！你看一天一天，人人都是安安樂樂地過日子，那裏苦到不能夠活下去了呀！”你們讀書人，只曉得書那裏懂得人情世故？！”他掉了頭回房去了。

他在他的房裏，又高着噪子，哩哩囉囉的唱起歌來。

★ ★ ★ ★ ★ ★

我自聽了這可憐的青年林偉的悲慘命運之後，對林偉更加尊重起來，亦很小心地考察他的言動。他

簡直是一隻馴羊，柔順得可憐，溫存得可愛，他同七少爺舀臉水，他服侍七少爺穿衣服；除了同一桌兒吃飯之外，何嘗不是同七少爺的跟人一樣呢？

那無靈魂的蠢豬何其順，可就和我不同了。自從他知道林偉的底細之後，他遇着林偉這可憐的青年時，却毫無客氣的瞪着他，好像餓鷹看見了小雛雞一樣。有時，他看見七少爺出街去了，就走到七少爺的房裏答訕去。

有一回，我看見他還把他的粗肥的大手，捻着林偉的頰兒呢。林偉羞得滿面通紅，只用他的表不出怒意的媚眼瞪何其順一下。他那種弱者的羞憤的表情，令我覺得分外可憐。我看不過，就進房裏同林偉抱不平般地罵何其順道，

“你這傻瓜！你想作甚麼勾當？”

何其順亦就哈哈地笑回他自己的房裏去了。

可憐林偉被我這一闖進去，越發羞得無地可容，把頭低到懷裏去了。我倒自悔我的冒昧，沒趣兒走出來。可是，此後他却同我十分親近。他一個人坐得無

聊時，就走到我的房裏談閒天，他亦好像知道我已經明白了他遭遇一樣，——也許何其順告訴我的話，全被他聽見了。因為他住的房子和我的只隔着一面木板有板壁。有時，他亦敢說他的姊姊月香的事情了。他說，他的姊姊有時因為沒生意，他又向她要錢繳學費買書籍，急得他的姊姊流着淚詛咒自己。他又說。有時他的姊姊給嫖客受氣不過，亦嘗拿他罵出氣。他說他的姊姊，性情不好，哭笑亦沒有一定的標準。他亦嘗說過她和他的姊姊沒事賭着撲克玩的趣事。……

林偉實在聰明！他却看出我是個學生，問我是在甚麼地方念書的。我同他說我是剛考入了大學的預科學生，因為國內的環境不好，就走到南洋遊玩遊玩來的。他也就信以為真，羨慕着我的生活。他又那裏知道世上那有一個不願落伍的青年學生，願意掉開可愛的學校，在海角天涯過着飄泊的生活呢？

我們在客裏相逢不到四五天，就變作莫逆的好朋友了。



有一天，我午睡醒來時，聽見隔房有唧唧嚙嚙的談話聲音，談得這麼真切，談得這麼親密；再細聽一下，辨出一個是女人的口氣，使我不覺詫異。

“你別孩子氣，沒他，我們姊弟兩個立刻就完了！”女的聲音。

“你天天都是這樣說！你還不知道我夜裏同他睡的時候，是怎樣苦的呀！”這是林偉的聲音。我還可以想見他說話時那一行雪白的牙齒。

“怎麼啦？”女的音聲。

“……………”聲音很低，低到聽不着。

“誰知道他亦是那一類禽獸呢？”女的聲音。

“誰知道！誰不知道！這班少爺們我還沒見過一個好的！有好的，我們亦不會現在還這樣的受苦了！”

“弟弟呀！還有甚麼法子？橫豎耐着心兒就是了。姊姊的苦處却沒處可告訴的呀！弟弟！還是……！”

“分明是他的姊姊月香來了！”我向自己這樣說。

同時，我的心兒跳顫得很利害，面兒亦被熱情烘紅了。頭髮亦好像被怒氣衝得豎立起來了。我暗裏詛罵着那同毒蛇惡獸樣的七少爺可憐着那受資本社會所毒害的月香和林偉。我的憤激的心兒，我不知怎樣描寫出來，好像我發覺了我的心愛的東西，被人打壞了或偷去了一樣的悲憤。

我又聽見一陣悲慘的啜泣的聲音；我的破碎而寂寞的心兒，亦感到一陣酸，一陣痛！我忍不住坐將起來，頭痛得很，手足不知所措。

大概他們聽見了我起身了。我聽見月香說道：

“我回去罷；七少來的時候。說我打一轉就回去了。”

我看見掠過我的房門前的一條影子，知道是月香回去了。我走到房門口一望，看見她著白絲衫裙的背影，活潑娉婷的姿態，真是同林偉走路的態度一般。於是我想，林偉說他的姊姊的面貌全是同他一樣的罷，一定不會錯的。

我又回轉頭來，林偉正凝着淚眼，呆望着他的姊

姊孃娜的去影。他的失望和淒楚的面色，又令我十分感動，我亦幾乎流出眼淚來。

“你的姐姐來麼？”我用着因同情而哀感的聲音問他。

“是的。”他的聲音亦帶着酸楚。

“七少呢？”

“他同何‘頭家’出街去了。”

“你姐姐來甚麼？”我走到他面前低聲問。

“沒有甚麼，她來找七少爺談談話。”他強作笑容答我。

我聽了七少爺三個字，又想起剛才他們姊弟的談話來。我的口裏不覺噴出“可恨”兩個字來。

他聽了，紅着淚面，急縮進房裏去。

——唉！我總有十萬分的同情心，亦不知道怎樣安慰這可憐的青年，才能够暫時止一止他的苦痛！可是，暫時止痛，又有甚益處呢？……還是走到戰線上去！——紅光璀璨的太陽呀！世界上有十二萬萬五千萬個可憐的人們，正在用血淚洗出你的光明的醜龐呀！

.....

我自在房裏胡思亂想，不知道他們甚麼時候回來。何其順又在房裏哩哩囉囉地唱着山歌了。

# 上海之秋

萬 礫

上天居然不肯絕我，在這流亡期中更讓我找到一件鷄筋般的職業。月薪不多，但足供生活費。我和旅雁這時已搬至法界B路居住。我的生活開始的浪漫起來，我的久經歇絕的自戕之念又開始地在向我誘惑了。說也可憐，生來便帶愁根的我，五六年來，疊遭和家庭衝突，失戀朋友的離棄，骨肉的死亡種種慘境，本來已經沒有生存之必要。偏於去年，不該一時高興，又幹起革命的狗職業起來。更不該世故一些不懂，不能學得一些兒乖。這時候，人家升官發財，我則流亡通緝。實在想起來，死固無益，生亦可羞我想便



根據這個理論，從事沉淪，也不爲過呢。

時候已是秋天了。黃埔江兩岸的樹葉已經日就凋黃，法國公園的梧桐，亦已日見頹敗。秋的聲音，像銀笛般吹澈萬家；秋的颜色，像頹陽般照遍千門。人人心裏頭感到秋之來臨；感到秋的黯淡和寂寞。在這時候，却好正因飄泊，和秋的女郎相遇！

秋的女郎，在我未和她相遇以前幾日，我已經聽見和我同居的人們向我說過她的歷史。他們說她的名字叫素影。她是廣東人。她的父親是一個風流不過的老名士，她自幼即隨她的父親出入娼寮，住居客棧。因此她對於性這方面，十分墜落，他們說，她當十四五歲時十分美麗；現在她雖是二十歲，但她的樣子已經是十分頹老的了。他們又說，她雖然是墜落，但她的文學的天分却極高，她的詩歌小說均極佳妙。

一種同情的激動和好奇心的催促，使我很想和她相見。這日確好她的故夫——現在已經被她離棄了的——K君前來訪我。我和他談了許多旁的說話。最後，我問着他說：

『Mr. K，人們說你曾經和素姑娘很親愛過，是麼？』

K君聽了這話，眉頭一皺，臉上微微露着淒怨。

『是的！』他說，『這件事的驟合忽離，我也覺得十分奇怪。她是十分浪漫的，熱情的，藝術化的；我却是十分科學的，有理智的，革命的；兩人間本來沒有結合的可能。去年她來上海，住在同鄉人的一家店戶中。合該我們的命理中，註定有了這段 Romance；我和她却好有一天在那店裏相遇。我和她談了許多話，關於升學問題和努力問題的，她忽然大哭起來。我很受她的感動，極力的安慰她。關於她的墜落問題，我用她的環境去替她解釋，十分地爲她表同情。我勸她革命。勸她努力，勸她從惡劣的社會中衝出一條血路來。以後我們時時相遇，關於升學的問題；我很爲她盡力。經過這個時期不久，我們便漸漸地相愛起來。這時候，我的未婚妻給人家騙去了。她用主義不合的大題目來和我離絕。她，素姑娘，本來已經和 T 大學的 L 君很相愛，但 L 君已經有了固定的妻，不能夠和

她作再進一步的結合。大概是因爲這個緣故罷，我們因此更加熱烈的相愛。不知不覺中，我們更由這種相愛中有了同居的生活。後來，經過一度流亡，我們便由上海逃至V地。在那兒，我們正式宣布同居，從此便有了夫婦的名號。也正在個這時候，她腹中起了變化。據醫生說，她已經是有胎的了。

『在這時候，她忽然遇見她的舊情人D君。經了幾次的談心，他們愛灰重燃，更加強烈。我因干涉她的緣故，感情和她似乎日惡。那位D君，真亦太不知自重了，他更敢在我的面前和她擁抱，接吻！照這樣地幹下去，真有點太不成樣子了。有一天，我們很嚴重地正式開着談判。經了許多閒話之後，我說，『素呀！素！在D和我兩人中間，請你任擇一個。你自己從此既可以不用奔走兩大之間；我們也從此可以省却許多煩惱！』

『出我意料之外的，是她的回答。她說，『K君，我不要你！我們從此離開吧！』我當時是有點感傷，但也有些微地覺得有點滑稽。『好！』我說，『祝你倆幸福吧！』

D君呀！我囑咐你，你從我的手裏把她奪過去，這算是你的高明。但，你要留意點，你以後若對她有不誠實的地方，我惟把手槍對付你！』一種革命的情緒，使我從陷落的悲涼裏昂起頭來對他們這樣說，我真有點不屑了！』

K君一口氣把這個悲慘而有趣的故事講完以後，我很爲他表同情。我覺得素影姑娘亦未免太豈有此理的了。

『以後怎麼樣？』我問。

『以後嗎？』K君依舊很感興味地說下去。他是一個富有理性而且能够以革命爲前提的青年；所以說話時，悲傷的部份很少。他是這樣冷靜地說着，幾乎使人誤會他是在報告他人的故事。『以後的我們，仍然有些藕斷絲連。她仍然和我不斷地往來。我們的感情，似乎比未斷絕以前更有進步。直至最近，她和D君又因腹中的胎兒問題發生齟齬。D君的意思，要把腹中胎兒殺死！素影很堅決地要把胎兒養活。如果她的丈夫過分損害她的尊嚴時，她雖至和他決絕，亦所

弗惜。她前幾天才寫一封信給我，信中問我對於這個胎兒，有什麼辦法？』K君說到這裏，便從他的衣袋裏抽出那封信來給我看。那封信，字跡十分娟秀。大意是說，她現在已經陷入一個更深的哀境去。她屢次想死，但未嘗死得成功。對於胎兒的問題，望他幫助她想個善後的方法。她對於她的丈夫的態度，有了一種很大的反感。最後，她說，她有她自己的悲哀。她這種悲哀，斷非人間是任何力量所能解脫。她願把她帶到墳墓裏去。

『照這封信的意義演繹起來，她似乎對你仍有一種好感。』我說。

『是的。』K君答。『我已勸她回到她的故鄉生孩子去，不要打聽D君的意思怎麼樣。她如果能够接受我的提議時，我每月願幫助她的生活費二十塊。並且願意負擔嬰兒出世後的教養費。她若願意怎樣做的時候，我們也未必沒有再合的希望。』

在這樣述說一番以後，我着向K君說。

『你現在還是時常到她那邊去麼？第二次如够有

機會時，我希望和你一塊兒同見她。』

『好的！好的！我剛從她那兒來。現在你如果願意去，我和你一塊兒去。』

這時候，我反而覺得有點踟躕。但，不去麼，一時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好的！我終於這樣說着。即刻離開寓所不自由地一步，一步地跟他走到素影姑娘的門口。

出我意外的嚇了一跳，她這時候正站在門首，形容很是憔悴，衣着很淡素。

『這就是她了！』K君在未到她門首十幾步時便低聲地向我這麼說。

我很覺得畏羞，但不得不隨着K君迎上前去，向她點着頭。

『這位是林卓君；他是聞名前來拜訪你的。』K君一面介紹，我們一面和她上她住着的二樓去。

這時，我有點面熱，很沉默地不發一語。

『笑話，有什麼名可聞呢？』素姑娘在未登樓時便很自然地這樣答着K君的話。

『林卓君，你已經入了火光文學社麼？』K君問。

『已經入了。不過那是很滑稽的，我從來不去打理他的。』我答。

『哦！素呀，原來你和林君都是火光文學社的社員啊！林君，他是一個天分很高的文學家，他是一個十分熱情的人。…… ……』

這時候，我已經覺得很舒適。因為她的態度，十分自然；而且在那種自然中有一種文學家特有的表情，令人覺得格外可親。她的臉，是這樣的憔悴了。她的舊日的美麗，消失殆盡，只餘着一雙含情含怨的星眼，似乎還遺留着些曩時的光榮。她的玲瓏的身材，嬌小的四肢，都帶着一種病態的美。她的腹部的胎兒的表誌很是顯現，這真是美的傷害，但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她的聲音很响亮，但說話太多時，便有點氣急。她說話時的神情很慘。她對於生命，像在表示厭倦，對於人生，像在表示絕望；對於社會的一切，像在表示根本懷疑。她像深秋的黃葉，暮春的飛絮，荒郊裏風吹雨打的百合，竹籬外蜂蝶戲殘的薔薇。她的墜

落，正和耶穌的釘在十字架上一樣，同是爲人類贖罪。社會的慘毒，男性的冷酷，使她火熱的心只是摔在十字街頭，沒處得到安慰。她所能得到的，只是一些無可赦免的罪名：『不道德的女人！』娼妓式的行爲！………

『林君，他是有了美麗的愛人的；他對於愛很感到滿足。是的，林君，你和你的愛人C的浪漫史，我們在V地已經聽見許多人講過，是多麼可健羨的呀！』K君半介紹，半嘲笑地這樣說着。

『健羨？難道人家的戀愛是否美滿，和你有什麼關係？你不健羨時便怎樣？』素影姑娘說，她望着K君，望着我，很自然的一笑。

停了一會，她走向樓梯口叫着：『輓蘭！輓蘭！』『啥事體（什麼事）？』一種聲口粗大的婦人聲音在樓下答應着。隨着這種聲音不到五分鐘便有一個肥大的中年僕婦在樓梯口出現。

『兩百銅底買美人牌；兩個銅底泡水！』素影姑娘向她說，並且給她一個泡開水的熱水壺。



過了一忽，僕婦又在樓梯口出現，她很買弄風情的向我們笑了一笑，把美人牌和熱水壺交給我們，逕自下去了。

我點了一條香煙給素影姑娘，自己亦一連狂吸了好幾條。借着香煙的助力，我們的談話，更加藝術的和有興趣的了。

『唉！秋天是怎麼給人一種深刻的悲哀的啊！尤其是，我們都是異鄉淪落，無家可歸的流亡者！』我在煙氣如霧中帶着些微感傷地這樣着說。

『悲哀！人生根本便是悲哀！唉！無聊極了！可憐極了！何必呢？做人真是如担重枷。——唉！真悲哀！』素影姑娘說，她的本來已是悽然的顏容上更加露出一種絕望的神情了。

『你們都是文學家，當然可以談得更加爽快的啊。』K君插入着說。

『我想這種苦悶的狀態，或許比較適宜創作；素影姑娘啊，你近來的創作一定更有精采的了。』

『哎喲！創作麼？近來連提起筆兒來的氣力都沒

有了！倦啊！倦啊！我是被一種可怕的倦態包圍着了！』

『唉這真是無可如何的啊！我祝你，早些兒強健起來，並且希望你用創作去抒寫你的悲哀。——你時常到街上散步去麼？』

『因為沒有伴，並且覺得很煩悶，所以一個多月來並未嘗到外邊去游耍一回。你住的地方和我們很近麼！我希望你時常到我們這裏來。』

『好的！好的！我住在B路XX里X號，和你們這裏很近。我很想時常來你們這兒坐談，並且希望你常到我們那邊去。』我們對談了一會，已經把香煙吸完了。』挽蘭！挽蘭！依樣地演了一套舊把戲，不到數分鐘後，我們手裏又是提着香煙在狂吸了。

牠住的這個地方，是一間向南的前樓。睡在樓板上和臭蟲苦鬥的，是一位蔡君。睡在寫字檯上——我們叫牠做豬牯的——又是另一位蔡君，這位蔡君的身體比較高大一點，每夜在靠牆的行軍床上枕着臭蟲睡的，便是我們的女詩人素影姑娘！大蔡君和小蔡

君都是這次流亡的演員，他們都是她的長輩而且十分關係的朋友。她的丈夫D君，經過一度流亡後，因為他的運氣好，現在已經在XX司令部裏頭當一個月薪六十元的冗員。那小蔡君聽說從前很有錢，是一個殷實的商人，他是素影的父親的學生。因為先生是名士風流，所以過度揮霍。供給他的揮霍的，是我們這位可敬愛的小蔡君。後來，他的舖不能夠開了，他便出來幹革命，誰知幹得不妥，所以也在逃亡的劫數中過活了。那位大蔡君，是X埠，X校的校長。此人食必五碗，睡必寫字檯，是一個饒有趣味的縉紳先生。他所以逃亡的原因，據說是因為在X校樓上食麵太多次，被人們誤會以為在開秘密會議的緣故。

『如果你還有出街的勇氣時，我向你提議着，我們一道到法國公園去吧！』我向着素影說。

她即刻接受了我的提議；穿衣納履，忙了一會，便同K君，小蔡君一齊出發。浩浩蕩蕩，向着法國公園走去。在路上，我們再買一包香煙和一條飼魚的麵包。在翠色，紅香，人聲衣影間，我們各被各的雙足搬

進公園裏去。一列，一列的梧桐，三兩株，三兩株的疎柳，越發顯出秋天的清爽。散步一會，我們不久便已發見大家都在殘荷的塘畔。在這當兒，大蔡君在深樹裏剛出來，手裏還提着一本練習部。在招呼聲中，他加入我們的小團體，聯合戰線去幹飼魚的工作。在池塘對面的R君——那是和我同居的一位忠厚青年，——也趕過來合作了。一時羣賢畢至，頗極淒涼之盛況。只問麵包，不問主義的池魚，一陣陣地被我們引誘到岸邊吞食來了。大的，小的，紅的，白的，無賢愚貴賤一體地都來爭食。魚呀，你們給我們利用呢？還是我們給你們利用呢？我們爲你們買麵包，是我們給你們利用。你們爲我們演滑稽劇，是你們給我們利用。

『池水似乎很清，到池心一浴似乎很爲清快。』我帶着滑稽的口吻說。

『我到曾無端端地踏下這池塘去。當時我不知道爲什麼有人給我挽起來。若不是，這時候恐怕已經變作池魚來吃你們的麵包了！』素影說有些淒然了。但她很巧妙地即時強作笑容。

當時，我不知所謂，也不便細問。後來，才知道她去年曾和一位男性在這池畔月夜談心。不知有意地，還是無意地更踏入水心中去。幸虧那位男性有膂力，把她挽得住，不致演成悲劇。

不知是我經過分的慾望，還是她給予我的暗示。我一見她時，便有一種和她同歸於盡的悽意！或者是因她的淪落和我太相像。或者是因她火熱的情感和我有同樣的沸點？或者是因她能使社會恐怖，——這是她告訴我的說話，——或者是因她和我同是被詛咒的無罪的羔羊？我敢承認，我一見她時，便有和她同跳黃浦江的傾向；雖然我敢很堅決的自信我並不是沉湎她的美色和肉體。因為她的美色和肉體，都已把引誘人的力量消失了。她雖然只是二十歲，但她的確確是過了青春時期的樣子了。

這時候，我恨同行的人太多，反而使我們沒有正式傾談的機會。我想，要是當嚴冬的時候，這園裏鋪滿如銀的白雪，白雪裏映着晶晶的月光。畏寒的人們都藏匿着去了。這園內只是我們兩個人。我們在花

園亭上相互的擁抱着，我的頭枕在她的作痛的胸上；  
她的鬢髮正掩蓋在我的暈眩去的大腦上。我在那樣  
的美境中啜泣，到天明時便被玉雪凍僵，也正死而  
無憾！

『回去罷！怕是吃飯的時候了。』R君說。

我從離披的幻想中被他喚回。

『我們大家回去吧！』我附和着R君的提議。

沒有經過旁的討論，我們各人都拖着瘦長的影  
向公園門口走出去。各回各的寓所去了。

『你的本事真高強，我和她相識半年倒沒有什  
麼；你只是第一天和她相見，便好像熟透了的朋友一  
樣，嚇！』歸途中R君向我這麼說。本來很怕見女人的  
我，對於今天大膽的進攻，自己亦覺得有點兒奇怪  
了。

★ ★ ★ ★ ★ ★

(二)

『君如秋柳隨風舞，

我似殘荷帶雨愁；

陌上池塘俱抱冷，

藕絲絮影莫長留！，

那天晚上，我自己咏吟了一會，便寫上這首專爲素影而作的詩。我拿給 R 君一看，R 君拖長聲音的念着，不禁低徊讚嘆。同居的旅雁已經知道今天的故事了，他也從 R 君手裏拿過去一看。

『太兇了！老林！我很爲你耽心！你這種對待女子的態度，我很不敢贊成！』旅雁半刺諷，半規勸似的說着。我覺得對她並沒有什麼野心，所以對老友의 勸諫，也覺得沒有什麼留意。

這是用不着客氣的，經過了幾天，我們的友誼，確有相當的進步。D 君我已會過，原來在廣州時，他已經認識我了。他對我很客氣，我對他也很有禮。他是活潑的，稱氣的少年軍人。他是很有血性，很壯健，很驕傲的樣子。他在素影面前真是太不自然的了！除開這一點以外，他並沒有什麼惹人討厭的地方。

這日，確好自家的衣袋裏有了三十塊錢，便約着旅雁，R 君同訪素影姑娘。小蔡君已經幾日前到南京

政府謀差事去了。大蔡君每晚依舊睡寫字檯上。我們還未登樓時，R君便高聲呼喚着。『人客來呀！人客來呀！』樓上有一清脆的女人聲音答應着。（『欸呀！』隨着這聲音的是一陣笑聲。隨着這笑聲的，便是我們的女主人的笑臉在照耀着了。我們很熱烈的被歡迎着。

大學校長蔡君——我們大家都這樣稱呼他——這時只得出街買豬肉去。（房東是個淳真教徒，他所僱的傭婦能夠替我女主們的人買一切的東西，但不能夠買豬肉。）素姑娘卻正忙着在把秋瓜刮去皮。（素姑娘雖是瘦弱，但因為受經濟壓迫，每日還要自己弄飯吃，）原來素姑娘晨餐尚未吃過，她教我們一同和她吃麵。校長的豬肉，和姑娘的秋瓜，便都是特為煮麵而設的。過了一會，校長穿着睡衣，岸步，袖着豬肉回來了。素姑娘的秋瓜也已經把皮刮得乾淨了。很勞苦的，很沒趣的，很有礙於病軀的工作，把我們的女詩人壓得只有咳聲嘆氣。我很憐她，但沒有辦法。在她用刀刮得十來條秋瓜的皮乾淨時；我幫忙她只刮得兩條。我的不靈巧的手啊，真是可恨！



我很感到一種熱力，在我的胸次來往。我帶着一點慷慨的縱性，挺着胸膛，獨來獨往的步踏着。窗外的雨濕秋林，輕寒襲襲。一種無家可歸，蒼茫無依的頹廢之感，一種百年且暮，春光易老的凋傷之情，使我益加覺得自沉的悲淚，縱情的酸辛。我差不多把整壺的茶，一杯杯的飲乾。成包的香煙，一條條的吸完。我的聲音，更加粗壯。我的顏色，更加鎮定。我這時像一位百戰歸來的將軍，像遍身氣力正待發作的鬥士。

『此公頗似拜輪！』素姑娘指着我說。

出我意外的這句有力的辭句。使我嚇了一跳。是的，我的女詩人的話不錯，我確曾想追蹤拜輪。但，我的這個心早已拋棄了。年餘來，我努力的打破舊夢，把浪漫的，英雄氣的，資產階級色彩的盡量改正。我確信我自己，這年餘來，已經從象牙之塔跪到十字街頭去。但，這半年的流亡，使我久經潛伏的墜落的傾向，浪漫的心情，又復抬頭起來了。『是的！拜輪！十九世紀的拜輪！英雄式的拜輪！個人主義的拜輪！我確曾想模仿你。但，我現在却非常追悔，在我們的女詩

人的眼中我的行徑有點像你！』我在沉默的想着。

『每人最低限度要吃五碗麵！』大學校長首先提議着。

『吃太少的，不配作大學校長！』素影說。我們都笑了。

因為苦鬥的結果，大學校長吃五碗，我四碗，素三碗半，旅雁三碗，R君二碗半。這場吃，真是把大家吃得風雲變色，氣象萬千起來了。

『我們一同到北京電戲院看卓別麟的從軍夢去吧！』我提議着，大家即時贊成，整隊出發。路經公園，又把二十分鐘的時間着給池塘裏的肥魚和着麵包吞去。坐着法英租界兩處的電車，行着些男男女女擁擠着的街道，終於一齊陳列在北京電戲院的門前了。『上下座的票已經售完。』這塊牌，把我們趕回南京路去搭1路電車。

一路咨嘆悼惜，怨天尤命。尤其是素姑娘，更加難過。因為她已經在日前寫信約她的丈夫D今晚六時回家。照這種場合，定要使她的丈夫撲個空。要回

去，又舍不得回去；不回去，委實有點難過。但，在她未曾決定去留之前，我們都已在北四川路下車了。大概是因爲星期六的緣故吧，我們問過幾家電戲院，都同樣地享受着閉門羹。

『索性到酒家喝酒去吧！』這句話由素姑娘的唇上溜出來。不一會，我們已在一間華麗的酒家上面了。這是一家廣東菜館，佈置很雅潔。我的三年前在廣東沉淪的生活，在這鏡光，酒味之間，隱隱地記起來了。在那兒，有濕透羅衣的淚痕。有參透入天的玄想，有極顛狂的淫亂，有極淒其的懺悔。不意幹了年餘革命，立意不再發獸的我，今晚又在這流亡時代作這種自殺的悲劇啊！

素影姑娘，脫去外衣，面色因爲行路的緣故，有點紅潤，映着皎潔的鏡光，比較平時分外美麗。她說，一年前她會因久病不愈，賭氣獨自個人走遍暮雨灑濕的街頭。她的頭髮被狂風吹亂，她的衣裙被猛雨飄濕，她的淒迷的心和模糊的街燈混成一片。她說，時光最是易過，想不到這個時候。又在這樓頭喝酒。

這時候，旅雁君正在講着高超的文學理論，大學校長到校去請L未回。R君沉默着。

『夥記！』我按着電鈴，這樣叫着。

『來！』一個學着廣東口音的上海夥記答應着，走向我們這邊來。這夥記是一個短肥的傢伙，他的樣子很不漂亮，我真有點不快了。

『拿菜牌來！』我向着他說。一面指着各人的茶盅說，『開水！開水！』

短肥的夥記，很謹愿地把各人的茶盅泡滿開水，並把菜牌獻上。

寫回了選定的菜，交給他。

『叫你開時，塊藏時自開；兒家唔使咁快住。』我向着他說，他點着頭去了。

經過一令人耐不住的長時間，校長終於帶着他自己回來了。

『乙君不在校裏，我已留字在那邊，吩咐他回校時即刻到這裏來。』校長泰然的說着；他說話時，老是想向羣衆公開演講的樣子。

『夥記！菜，兒家開囉。』我大聲叫着。

『好！』一個聲音遠遠地答應着。

不够五分鐘，豐富的嘉餞，便錯綜有致的擺列在我們的面前。

『酒！每人請喝乾一盃！』我站起來，有氣勢的這樣說着。

各人都很努力，一杯杯血紅的酒，都倒入人的喉嚨裏去。

『朋友們呀，難得今晚有這個機會，我們一同在這兒喝酒！我們索性地自暴自棄起來吧。家國也不必要了？河山也不必要了？我們只要深深的沉淪着便好了。人間永遠是絕望；宇宙永遠是空虛；什麼是主義，什麼是真理，別要上人家的大當！啊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朋友們呀，我輩從此好了！從此得到新的教訓了！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我亦爲之！陞官發財如可求，雖戴上一百重假面具，我亦爲之！在座的流亡諸君呀！休矣！休矣！當此年富力強時候，各以所長游

說諸候，何事不成，而乃自殘若是！滑稽些兒吧，迎合些兒吧，持之以漸，處之有恆，久必有成！窮則變！變則通！此其時也！此其時也！啊！唉！干鳥麼？什麼鳥都可以不必鳥了！喝酒吧！喝酒吧！』

未曾入癡狂院，而神經已經變態的我帶着酒意說着，便一連的把十餘杯的血酒依次倒入口裏去。

『握手吧！這剩餘的生命，很是虛無縹渺，說不定明後天便會煙消雲散！握手吧！我們握一下子手吧！』在生命程途中感得最愉快的，是這個提議亦經過大家的贊成，大家緊緊地握了一回手。

夥記！再拿一樽酒來！我說。

短肥的夥記出現了。在他還未嘗開口之前，旅雁君便向他說『唔使拿來，佢已經醉囉。』旁的人都衆口一聲的說不要。短肥的夥記自己搖着肥大的影子出去了。

『朋友們呀！讓我獨自個人再多喝一樽酒呀！醉嗎？我是不醉的！我這個時候，心頭很慘。我想起殉難的許多兄弟們。這一樽酒是專為紀念他們而喝的。朋

友們呀，讓我把我的心頭弄模糊，我要在這種模糊的狀態中忘去一切苦痛。』

我這種要求，終於被拒絕。再過一忽，我們便踉蹌地落了酒樓，在街上蠕動。我們一同走入鹹魚店去。賣了兩尾鹹魚，爲女詩人治餐之用。便又到電車站去搭電車。時候已是七點多鐘，可憐的D君這時定會在家中嘗着一些淒寂之感了。

在電車中，我些微地倚在素的身上，我的確地是有些醉意了。這時候，我很感到滿足，我像是睡在春光明媚，柳枝招展的草坪上。我像是睡在燕子呢喃，庭花自落的古屋裏。我雖是仍然感到寂寞，但已覺到一些兒微熱。我還自歡幸，因爲照今晚喝酒的豪況計算起來，我仍然不失是老當益壯。若天假之年，未始無發憤飛揚的機會。

我正在這樣沉思的時候，忽然我的臂上受着一個很熱烈的緊握。我的心裏一陣舒適，面上起了一陣紅熱。我向着那握我主人翁一看，她在微微的笑了。

落電車時，我們特別落後，我們開始地在談話

了。

素呀！不要太悲觀吧！我見你表示絕望的樣子時，心中是多麼難過！你的年紀還青呢，正宜振作有爲，不要太頹唐了！…………』正談着話間，一陣噪雜的電車聲，使我們暫時停止談話。片刻間，我們又是繼續着。

『總之，素啊！你不要想死吧！一個人聰明些兒，定要受到社會的苛待。像你這樣有天才的人而偏生在廣東的廣州，最頑固不過的一個地方。你又加倍的不幸，偏生做有歷史以來便受男性壓逼的女人。你更縱性自喜，不入恆規，其爲社會詛咒也固宜。但，不要退縮吧！不要灰心吧！假使社會詛咒你時，你要再多幹一些，令他們百倍詛咒！假使社會恐怖你時，你要再多幹一些，令他們百倍恐怖！總之，素啊！我懇求你，你不要想死吧！』

『唉！生又有什麼樂趣呢？』她太息地答着。

『你一定要答應我，不要自殺！』我再要求着她，這時有些恨她了！



『好的！好的！放心吧！誰告訴你，我要自殺呢？那是從前的念頭，現在不敢再這樣想了！』她答着。對他這個答案，我很感到滿足。我像經了一陣惡戰，戰勝歸來的樣子。

『素呀！』我繼續說着。』我所以極力想和你相識的緣故，是想勸你樂觀些兒，不要尋死！』

『真的麼？素說，她的聲音帶顫，有些受感動了。』

『你可以教我讀英文麼？』她忽然轉變談話的傾向提起這個問題來問我。

『這當然是可以的。』我很高興的答着。『但是，到你那兒去呢？還是到我們那邊去？』我轉問她。

『都可以的，在你那邊也可以。不過，你石，我現在把在中學時代的英文忘記得太厉害了，讀什麼書好呢？』

『我想，你肄業的 K 校， F 校都是英文程度很高的學校。你的英文程度定不錯。就算現在忘記多少，Arabian Night 和 Tales from Shakespear 一類的文學書，一定是可以讀得懂的。』我說。

那怕可以的，就請你每天劃出一個時間來教我  
吧。」她答着。

我這時候，腦海裏充滿着兩種矛盾的思想：一種是恐怕：要是這樣每天教她讀書，兩人間會有發生戀愛的危險。倘若發生戀愛時，真的，有同歸於盡心的必要。因為恐怕這是悲劇的朕兆，所以很想和她早些離開。另外一種是十分盼望這件事能成爲事實。那時候，我們天天有一個相遇的時候。我教她讀各種戀愛的故事；讀到最鍾情處，我的臉兒赭，她的含羞的媚眼，向我微微的一盼！要這樣，要這樣，我們便死了也何妨呢！

在四馬路買了一罐 Capstan，一包臭蟲藥，四本原稿紙後，我們各人把倦了的心集中在歸途上。再搭了電車，再下了電車，我們的女詩人便和大學校長在暗黑的影裏消失去了。

★ ★ ★ ★ ★ ★

(三)

這是一個大雷停的時代，這是一個蛟龍發海，颶

風拔木的時代，這是日月無光，星辰欲墜的時代，這是牛鬼蛇神，遍地蟲蟻的時代，這是熱心的說教者到處尋求光明的時代！這時代，代表人性和獸性之爭！代表奴隸和主人之爭！代表弱和強，貧和富之爭，這是一個大革命的時代！這時代像一個極大的穀罇，全人類都是罇中的穀，奔走不定！這時代像一匹頂大的瀑布，全人類都是瀑布裏的細沫，淒涼無主！這時代是充滿黑暗！腐敗！恐怖！是地獄的化形！這時代是充滿光明，希望！正義！是天堂的象徵！

爲了革命的緣故，我們走到故鄉去的必要。這個決心，幾次爲着素姑娘而打破。後來，也因爲素姑娘的緣故，我曾經一度離開上海。

『老林！你已到墳墓之前了，你去死期不遠！你更要浪漫下去，我不和你做朋友！你很滑稽！你很糊塗！你很不負責任！我警告你！不許你和她再接近！』這是旅雁屢次警告我的說話。我自己對於我近日的陷落，也很感到一種駭怕！我無心讀書，無心做工作。我盡日想遇她！盡日想喝酒！她的向我學習英文的決心，

已經給她的丈夫打破了。我這方面的膽氣，亦給旅雁取消了。『頹廢！頹廢！盡量的頹廢吧！我的生命之火不在革命方面發洩；便當爲醇酒婦人而發洩！我的最後的死屍，不是擺列在羣衆之前，便當僵臥着在酒罈之畔！』這便是我近來自己發明的哲學。

最後，我們已經決定回到故鄉去。

『到素姑娘那兒去作最後一談。可以麼？』我提出這個問題來。

『可以的；但不准你露出回鄉的口氣。』旅雁這樣答着，R君也表示贊成。我們到法國公園逛了一會，便一同到素影姑娘那兒去。素影姑娘剛起身，依舊是倦眼惺忪，大學校長伏在寫字檯上寫信。見了我們即便立起身來說：

『見了今天報上所載的消息麼？』

『見了的！我們想回鄉去！』直至我把這句話說完的時候，我才記起我是失口，但已經來不及挽回的了！

『真的嗎！』素影姑娘問，她有些不以爲然的了。

『怎麼不真呢，我們馬上便去！』我說着故意地立起身來。

『V地的情形，至今思之，猶有餘痛！你們這一次回去恐怕比我們在V地時候要更加受苦。何必呢？在這兒安安樂樂地過活着，不可以嗎？』素影姑娘說，他頻頻地用着驚異的眼光望着我們。

大學校長的意思，也以爲時機還未成熟，不如且在上海流浪。「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不食湯麵！」這是他的口號和中心思想。

曾經在V地受苦的R君，即時也附和素影的說話。比較老成，沉着一些的旅雁此時更對於不去的哲學，大加發揮。這時候，陣脚大亂，維持原案的，算只剩下我一個人，被他們殺的大敗而走，無詞可答。

過了一忽，我們和素姑娘辭別。在街外借着朝陽和晨風的力量重復鼓起我們回鄉去的勇氣。這一次真是決定的了，我們一同坐電車，向輪船公司買船票去。在電車中旅雁忽然用手指指着電車外大聲叫着：

『阿鬍！阿鬍！』

『阿鬍是一個在革命的戰陣中很努力的份子。他的鬍子生的太多了，真有點像馬克思，故此我們統叫他阿鬍。阿鬍，阿鬍，久別不見的阿鬍，這個名字，把我們吸引着，馬上落電車。和阿鬍同行的是我們的朋友 N；他們在兩三分鐘之內，便給我們追上。我們和阿鬍握着手，便再折向法國公園攀談去。

十二分革命的阿鬍，這時有點消瘦了。問他何故如此。他黯然地說，近來爲情所傷！

『在 V 地和 Y 大哥月來縱情花酒，實行「主僕同相隨，青樓返回歸。」的墮落生活。——我近來對於戀愛的態度，取着片段主義。在歌聲衣影間，時常向着肥白的妓女，作着剎那之戀。現雖事過境遷，於吾心有惻惻焉！』阿鬍向着我們述說着他的近況，並從他的衣袋裏抽出一個翩翩的女人相片。他說，這是許多妓女中最漂亮的一個。她很和我要好；但我現在已經逃出她的迷魂陣來了。』

關於回鄉之行，阿鬍亦力主張不可；我們的決議案，又算是給這枝生力軍打破了！

『再到素影那邊去吧！』阿鬚有力的提議，在他聽見我們報告她住居的地方之後。阿鬚和素影的認識已在五六年之前，他們很有點友誼。

百來不厭的素影的住所，這時又給我們這班人佔據着。素在濃睡中給我們驚醒。和阿鬚握了手後，便又不免談了一些別後的情況。大學校長也和阿鬚，談了一些思君鬱鬱，一日三秋之契闊。

因為來坐的人是太多的了，她那隻不健全的行軍床連她和我，阿鬚和 N 一起坐上四個人，我恐怕把牠坐壞，連忙站起身來。她望着我含笑的說：

『蠢才！怕坐壞嗎？不會的，快坐下來罷！』

給她這一說，我賭氣把頭靠着她身邊睡下去。我把她的紅色的披肩遮在我的身上，索性地裝睡一忽。我這時覺得愉快，我不會思索，只是默默地裝着睡。她只是坐着坐着，不曾移動；大概是怕把我驚醒的樣子。窗外淡黃色的斜陽 不辭辛苦地走進室裏來。牠照在各人的臉上，牠照着我似死般僵睡的地方。

大家討論的結果，以為阿鬚月來生活很闊氣，而

且他身邊很帶有幾個錢，應該即喚請大家到酒館飽餐一頓去。阿鬍經過多方推諉，卒以衆望所歸不能辭免亦答應了。大家以爲晚餐有把握，也放膽的大談特談起來。這一談非同小可，真把牛皮吹盡，最後，阿鬍說：

『最近某要人自己通電下野。自己通電而曰下野，真是極滑稽之能事！』

大學校長說：

『這倒不是滑稽的說話，本人這次也是自己通電下野的。』

你『已經下野了嗎？哈！哈！』旅雁一面笑，一面說着。

『下野有什麼可笑？』大學校長問，他的態度有些嚴肅了。

『下作落解，野作田解；你這睡在猪枯上的大猪，爲什麼會變成落田的水牛呢？哈！哈！』旅雁帶笑的說着。

『哈！哈！哈！哈！哈！』大家都在笑着了。



『起來吧！人家在說笑話，你老是裝着睡。真討厭！好好的起來吧，到外邊喝酒去！』素姑娘向着我說，

『喝酒嗎？好的！好的！』這時候便去！我呼喊著，推開她的披肩跳起來！

是黃昏時候了，我們都覺得有點肚餓。推諉不得的阿鬍，這時只得和我們一同走向酒家去。經過幾間偉大的酒肆，我們吞着餽涎走開；最後終於走到四馬路的一個專賣和菜的X店去。這X店像一座破舊的神廟，油垢之氣撲人。破舊的檯凳經夥計們拂拭的給果 卻很呈出一種光滑的狀態。我們這幾位墜落的男女菩薩，在暮色蒼茫，街燈淒照當中，都塞進這破廟裏頭去。

『兩個洋鈿和菜，一壺花雕。』阿鬍對着夥計說。我們這時都已在一間比較漂亮的小室裏面坐着。素影在我的橫對面，校長和阿鬍，都在素影的左右兩邊。旅雁在內邊面向房外，N在他的橫對面。R君和我同在一邊坐着。這破廟裏沉寂的空氣頃刻間被

我們的酒杯聲，談話聲所打破。素影不能夠喝酒！這是因為保衛胎兒，和顧全她的健康起見。她在司着添茶斟酒之職。

阿鬍酒量頗豪，據他說他從前也曾經過一度沉淪的生活。他現在似乎不敢放縱的了；雖然他今晚喝的酒並不少，但，他的態度並不豪。N是個寡言而遠俗的文學青年，他對於酒，也算是一個不務空言的實行家。大學校長和旅雁大概飲得最少；R君經過我的許多勸誘，着着實實是飲了幾盃。一會兒酒已飲完，我便強制執行的再喊夥記拿來一斤燒酒。一杯，一杯的酒，終澆不下我的心頭的哀怨。我想哭，但哭不出來。我想灑淚，但這種安慰酸情的液體已乾涸。我想躺在一個憐愛我的情人的酥胸上啜泣，但，這種好夢早已荒涼的了！

最後，據旁觀的人報告，我是有些醉了。會了賬和打賞小夥記以後，這幾位落難的尊神，便從破廟裏一溜煙而出。

『到永安公司的遊戲場上去逛一逛吧！』N說。

『可以的！可以的！』阿鬍答應着。

因為素姑娘的不願意，和我們的急要回歸寓所，  
遊戲場之行，終作罷講。

『到電影戲場去吧！』素姑娘向着我幽幽地說。我  
心裏覺得很贊同，口裏也似乎曾經答應着幾聲好。  
但，不知何故地 我們終於並沒到劇場裏去。

經過幾條太熱鬧的街道，覺得真是有點難堪。一  
會兒，便已坐着英界的電車，向着我們的目的地前  
進。我全身幾乎都倚着素的身上。我望着在電車內面  
的人們，一個個都像沒有靈魂的活屍。他們只是笑  
着，搖動着，喧嘩着像煞有介事的忙碌着。他們只有  
外形的蠕動，沒有心靈的存在！我望着黑暗裏的電車  
外，那更是如大海一樣的荒涼，使我有些戰慄！

『素，阿鬍和 N 那兒去呢？』我環顧四周，看不見  
阿鬍和 N 便這樣地問着素影。

『他們都回去了。』素答，直至這時候我才知道我  
實在是有點醉意呢。

恍惚是到了什麼橋，我們便一齊下車。大學校長

說他要到朋友那邊坐談去，便自去了。

在迷離散亂，街頭等了一忽。我們便又上了蘆家灣號的電車。素影的手，放在我的肩上。我的手放在她的腿間。我們的醉的紅了的臉是這麼逼近，鼻孔裏吹出來的熱氣即時成了對流。兩對灼熱的眼，時時在無意中相遇！

『他們是一對情人！』旁邊的搭客暗地裏在批評着。

賣電票的那傢伙，因為拿到我們的錢不還票——這是那傢伙賺錢的方法——的緣故，時常向着我們笑。他手裏拿着一枝芳馥的桂花；我望着他一眼，把兩個指頭着勢。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即刻把那枝桂花送到我的手來。旅雁和R，素和我幾個人都笑着了。我毫不懷疑地把這枝桂花轉贈給素，素把牠收了。這時候，我感到快樂和驕傲！我想詩人得到桂花冠時的榮耀，恐怕比較今晚我的逸致，還要遜色百倍呢！

到了S路，我們一齊下電車。旅雁和R君在前頭，素和我逡巡在後。

關於素的歷史和她近來對她丈夫的態度，我已經在前外得到大蔡君在公園裏和我詳細的報告。大蔡君的意思是約我和他們——大蔡君自己和T校的L君——取同一的態度去勸她一勸。他們的態度是想勸她從K和D的糾纏中拔出她自己的苦痛的靈魂。爲完成着她的莊嚴和顧惜着她的天才起見，除非幫助她拔出苦坑不可。大蔡君說，K之淺薄和冷酷，現時已經沒有了夫婦名義，不打理他便完了。D在V地和她重燃愛灰時，她已經有了胎。那時既能夠把有了胎的她諒解和憐愛，現在又固執地要把那胎兒毒殺，不願爲人母者的心怎樣苦，這真可恨！大蔡君最後又說，你和素相識雖沒有多久，但你們都是站在文學上的結合；爲文學的莊嚴起見，你亦有勸她一勸的必要。在公園中我很接受了大蔡君的提議。這時，我想是個說話的好機會了，我便向着素說：

『素呀！我有許多話，想和你說。』

她像觸了電似的站立着。

『好！你想和我說話麼？請你說吧！』她這樣答着。

一半驚異，一半快樂。

恰好這時候她的住所已到。她便向着在前面走着  
的旅雁和 R 君說：

『你們要到我那裏坐談去嗎？』

旅雁和 R 君明白了她話裏的反面的意思，說：

『不！我們就回去！』

他們一面走，一面回頭望我。我這時已被素影帶  
進短巷裏去了。

『老林？你太兇了！你是墜落的！你是站在墳墓之  
前了！你真糊塗！你真滑稽！』我的耳畔還留着旅雁在  
諷罵我的聲音。我的脚步卻已隨着女詩人跑到她的  
枱上去了。

我這時，深心裏真覺得有一段酸楚了。勸她嗎？  
我自己自勸之不暇，那裏還有這種勇氣。說她墜落  
嗎？我自己比她還要加倍的墜落，唉！唉！像被人蹣跚  
的蕪草上的落英一樣的她！像一朵鮮艷之花——是  
大家自然之美，精神之愛的結晶之花已經狂風暴雨  
摧殘得只餘殘枝敗葉，落紅無數‘片片飄泊，陳風沾泥

一樣的她！我在她的面前是失却批評的力量。她對於生命已經有了深透的認識，我不能夠再有所貢獻。

這時候，電燈照耀，光同白晝。粉壁凝寒，窗外淒靜。素吩咐輓蘭買來一包瓜子，泡滿一壺濃茶。她脫去外衣，面着我坐着。雪白的纖手，支着頤地掛在寫字檯上。她的態度是多麼自然，她的顏容是多麼哀豔啊！

『你要和我們說的是什麼話？這時候請你說吧！』  
索一面吃着瓜子，一面在追問着我。

我把大蔡君告訴我的話，很婉轉的告訴着她。

她眼裏有兩泓清淚。她說：

『我一生未曾得到真正的愛情；我對於愛根本是起了懷疑。男性是多麼殘酷的！當我未常把愛給他時，他對我似乎是多麼懇懇；當我已經把愛給他時，他便把我蹂躪起來了！怎麼？他是多麼自私和冷酷的，我既已經和他離開，再合的說話，自然可以不及。D麼？談到深的了解自然談不上。但，他還有一點熱情。幾年來，我和他相識，他對待我還算不錯，對於胎

兒問題，他如果固執太過，我當和他決絕。唉！到那時候我真要作『杜鵑吐盡絲絲血，蟋蟀悲鳴秋夜天了！』她的聲音是這樣淒轉，她的顏色是這樣莊重，真是像月下的幽花，像深冬的白雪。

『這是我和她表示情愛的時候了。我應該把生命犧牲給她，去爲她填補過去的缺陷。我應該把熱吻，吻着她的額，我應該把我的手去圍着她的腰。應該把她的酥胸緊緊地壓在我的胸上，把她和我的心成一片！』這是我的一種心理。

『我應該沉靜着，鎮定着。我應該站在遠遠的地方來幫助她，不應該和她一塊兒陷落。我應該用智慧去減少她的憂慮，不該用情感去勾起她的新愁。』這是我另一種心理。

我和她談着 All for Love 的故事，我和她談着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故事，談着 Sydney Carton 的故事，談着 Candida 的故事，談着嫵娜婉娜的故事。我勸她暫時忍耐，到不得已時才再毅然決然的去幹着那種英人咀咒的事體。我和她說話時的態度很冷靜，我



的態度大概是屬於上列的後一種。

她對我的說話，似乎感到不滿足。她這時候，忽然從寫字檯的抽屜內，抽出L君寄給她一封信給我看。那封信寫得很漂亮，但未免有點「秀才人情紙半張」的了。信裏是說，他能夠幫助她的程度極低微。但他願意幫助她。他對D的說話十分刻薄，他說他簡直不願意和他一見。最後，他老實不客氣地攻擊她現在這種生活是一種墜落生活；他攻擊她太懦弱，和太沒有把握。

對於L君的信，我很抱着一種反感。他的意思是對的。但他既沒有辦法，又沒有熱情；這是不對的。我們的女詩人的半生是在過着一種荒涼的生活，被人咀咒的生活，被人誤解的生活。她的作品，充滿了一種哀音；她的作品，真是纏綿悱惻。

她是，「當意志熱狂時，對象的信仰是愛。如今對於愛的信仰完完全全失却了。然而當此荒涼冷落的時節，又不得不找出信仰的對象來支配這飄零的靈魂！」的作者。我在她的面前，失去了批評的力量。她

這種悲涼的生活是誰給她的呢？是因為她墜落的緣故嗎？是因為她太沒有把握和太懦弱的緣故嗎？我對她只有兩種態度，第一種是和她去跳黃浦江！第二種是和她去幹革命！我想，別的說話，都是搔着隔靴的癢！

『你對乙這封信的態度怎麼樣？』素影問，

『信嗎？寫是寫得很漂亮，意思也很對；可惜是沒有辦法呢！』我沉默了會，便這樣答着。

過了一會兒，我忽然大笑起來！

『爲什麼這樣開心？』素影問，她也大笑起來了。

『我們幹革命去吧！社會把我們壓逼得欲死沒得死！我們幹革命去吧！惟有革命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又是帶着滑稽口吻，又是很莊嚴的對着素說。

『你的談革命，可以改除百般苦痛；正和永安堂的萬金油可以醫治百般症候，一樣無聊！革命麼？我這樣多病瘦弱，這樣浪漫，這樣怕負責任是永遠不配談革命的！』素用着滑稽的口吻說，她似乎重復感到煩悶了。

是的，照她這種現狀，實在沒有幹革命的希望，但，我爲她策劃，她最後只得走到這條路來。自殺麼，這種辦法本來亦是不錯。不過，我相信她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勇氣。即使她有這種勇氣去消滅她自己的生命，但這個方法雖說不大壞，可是到底有點愚蠢。說到革命這一層，浪漫和不負責任當然要痛加修改；但是嫉俗憤世，和對於舊制度一切的不滿意的態度却大可因勢利用。是的，我爲她計劃，她最後只得走到這條路來。

『革命！革命！惟有革命才是我們的出路！』我低徊咏嘆地說着。

『萬金油！萬金油！惟有萬金油才是我們的……』她掙着嘴兒說，她的含淚的眼又射出一種苦笑的光來。

『可憐的妹妹！可愛的妹妹！我是太懦弱了，我真是對你不住！在你這個悽惶無主的時候，我應該做你的騎士，我應該做你的忠僕。我不敢向你說一聲，「我愛你！」這分明是我的罪過。我像立在冰凍的水塘之

前，看見你在掙扎着而不伸手援救！但，我實在有我的苦衷，我是個在社會上不能獲得地位，金錢，名譽的墜落者；我是個被驅逐，被通緝，日日在死神之前受判決的罪犯！我有什麼資格來和你戀愛？假使我不量力的向你來愛，你更不幸的和我相愛起來；你的生活一定要更加不安定；更多的痛苦一定會包圍着你的病軀。』

我正在這樣痴想着的時候，素姑娘忽又轉過題目的說：

『我們住的這個地方，房租太高，臭蟲太多。』我已決意不要了。你明天和我到北四川路租房子去，好麼？我們要租一間比較寬大的房子，容得我們同居；那時候談心說笑，也許不致被無聊的氣壓壓死了！』

『好的！好的！明天那個時候去呢？』我問。

『中午的時候，你吃飯後便來這裏和我一路去，好麼？』她說。

『好的！好的！明天那個時候我一定到這裏來。』我答着。

一個高大的影，從門口蠕進來。這個影便是每夜睡在寫字檯上的大蔡君。

『林卓我兄！唉！唉！』他拍着我的肩說，他的態度似乎含着幾分醉意。

『我們幾個人來結拜做兄妹吧！』素影忽然異想天開的說着。

『我很快樂，如果我們能够做兄妹！』我說，我在這兄妹兩個字間沉醉着了！』

『做兄妹也並沒有什麼不可以。』校長很泰然的說着。

再過了一忽，在墨一般的夜色下，在絲絲涼風的天街中，有一個亂髮披肩，多病清瘦的青年在踽踽獨行着，口裏不住地在微吟，心裏不住地在悽痛，便是歸途上的我了！

★ ★ ★ ★ ★ ★

(四)

『革命呢？戀愛呢？跳下黃浦江去呢？死在戰場上呢？把熱情鍊成金鋼石呢？把理性送到酒杯裏去呢？

踏進寂寞之園去和詩神擁抱呢？跑到十字街頭去和民衆握手呢？放下和平的種子去在各人的心田呢？撥起戰爭的怒火去在各人的靈府呢？』我在一隻往X埠——革命的戰地——的輪船裏的艙間還是不住地這樣懷疑不決。我的脚步已是一步步地接近戰場，我的心兒却忍不住一陣陣的倦戀，大海的腥臭，船艙的油膩積垢，如死的碧空，像哭的濤聲，都使我起着無窮的惡感；都使我增加無限量的惜別情緒。

『素呀！對你不住的很呀！我深悔此行！』這樣的感歎了幾句，經過旅雁和R君的諷勸，我只得漸歸安靜，不敢頻頻地提起她的名字來。

原來，那夜從素影那邊歸寓，旅雁和R君即不大打理我。他們暗地裏發了許多牢騷，他們誤會我和她有了不可告訴人的事體發生。他們不由我分辯，硬證實了許多罪名。那晚，他們對我一種冷嘲熱諷的態度，真令我感到悲哀，旅雁說：

『你是天地間頂靠不住的一個人！你自己說，回鄉的消息不想給素影知道，不久便發見你是一個破

約者！你說，你和她相識，只是一種普通應有的同情，並沒有什麼危險。但，你看！你現在對她這種癡狂的態度是令人駭怕！你不是說，你住居的地方，需要祕密一點；爲什麼這祕密偏從你的口裏在她面前宣洩出來？而且，我們現在的生活費，一定要靠住文字的創作。你現在天天追隨着她，一字不寫；我們的生活會即刻發生恐慌，你又將作怎樣解釋？我以爲你今晚一定在她那兒度其良夜，誰知你偏會回來！』

『事情原不是這樣簡單，我對於一切問題豈不知道。』我含糊地答着，心裏真有些苦楚了！

『什麼事情？除開素影外有什麼事情！什麼問題？除開素影外成什麼問題！本來這種事當然是你自己的自由，我們不便干涉你！不過其中確有些地方和我們有關係。我們不糾正你，發生危險時，我們都會被你牽入危險的漩渦裏去了！』他再進一步的說了這些利害的說話，態度有些嚴厲了！

我這時很痛苦，又覺得便和這個多年交結，患難與共的老友衝突。我覺得滿受委曲，只是沉默着不作

一語。

『本來，』他繼續着。『你和我的態度都極接近文學和政治有些不相入。你如肯規規矩矩地作文章，不去浪漫；那麼，我們在這兒同度賣文的生活也未嘗不可。但，現在你的態度真令人駭怕，我有點不敢和你同住了。』

過了一忽。你向着他說：

『不行麼？我這種態度不行麼？我實在沒有方法不和她接近！更沒有方法阻止我的頹廢的傾向！如果我這樣做，對於你們有妨害時，我願離開她，離開上海，到革命的戰陣上去！我很慷慨地答着他的諷刺。

『回到故鄉，到革命的戰線上去！我很贊成！』R君說。

『時機怕還未到呢？緩一步回去比較好一點。』旅雁說。

『回去看一看，不能下手時，便又出走，這算什麼：橫豎我們都已經是亡命的叛徒啊！』我說，聲音有點悲壯了。



『我本來已經和她相約，明天中午和她到北四川路租房屋去。現在如果決定回去，我明天一早便應該去會她，對她說不能和她一同到北四川路去』我繼續地說着，態度更加決然的了。

『好！你明天便去回絕她！』旅雁說。

唉！經過那晚談判開後，我們住在上海的日子便只有一天的了！

那第二天，天才亮時，我便走去找她。出她的意外的是她聽到這個我不和她同居的消息啊！她很是冷靜，但她很覺得無聊。我的回去的消息，並不讓她知道。我怕給她知道了，我的回去的決心，又會為她打消。

『去吧！你快點回去吧！一千字三塊錢的你，快點回去吧！租屋，我和蔡校長也夠去的，倒不用煩你！』素望着我說。在銀灰色的晨曦中照着她那過分冷靜的樣子，真使我有點難為情了。

歸寓後，略讀着一些不成腔調的舊詞，談談一些惹不起興趣的家常便話。不解悲哀的太陽，已經從地

面爬則極頂的圓空。不念舊惡的她，正在這個時候，和大蔡君來到我的面前。她向着我一笑說，』

『文章做了幾多了』

『做了牢騷滿腹，但未嘗寫得成功。』我說。

『你的獸社的文稿做成了幾多？』大蔡君問。獸社，是由我和旅雁發起，請N和素影幾個人加入的一個未嘗和世人相見的文學社。宗旨以獸爲主，不問一切。我們的意思，以爲在這個奸詐虛偽，鬼蜮百出的社會裏面，非索性地發一回獸，不足以和上帝這老頭子開一回大玩笑！

我把獸社的宣言和幾篇瘋話給大蔡君和素影看，他們真是笑得流淚。在這兒我把上帝比做馬桶，把道德，法律和社會一切虛偽的現象都加以痛罵，出以一種十分滑稽的痛罵。

『把他好好地鈔寫起來吧！』素姑娘說她把她的笑容斂住了。

『你們把屋子租成功麼？』我向着素和大學校長問。

『在這毗連的七里第三號有一個地方還適宜，比較現在住的清潔一點，租金並不高。不過也說不定會搬到北四川路去，因為那兒乙君已經循我們選定一間住屋了。』素姑娘冷然的說。

『不要搬到北四川路去！那太遠了，很討厭！你們就租在這七里三號吧！住近些，我們可以時常談心！』我說完這幾句話時，心頭覺得一陣微痛。

『不過住在北四川路，很和乙君接近；也不至於寂寞！』素再冷然的說。

『住近些兒吧！你們真個不理我麼？』~~我幽幽地哀~~求着，似乎把回鄉的決心忘記了。

『爲着搬東西便利便見，便租在他里亦不~~錯~~』她最後終於這樣說，

聽見了她這句說話，我充滿着一種勝利的愉快。

『你們就是在這X里住下吧！真的搬東西亦容易爲力些！』我再確定地說着。

『下午再來我這裏坐吧？我很無聊！』當他們辭出門口時，我向他們這樣說。

『我大約是來的。』素說。

『大約我是不來的。』校長說。

那天的整個下午，我儘在等候她！她終於不來，我真是苦悶極了！我特爲她買了一束很美麗的葡萄掛在窗口。同居的M，不知我的心事幾乎把牠食完。最後我覺得有些對不住葡萄了，便奮勇地把牠吞盡。可是，她終於不來；這時那個倦了的太陽，已是從西方墜下去了。

晚上室裏只剩下R君和我。萬家秋思，滿樓蒼然。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阿鬚忽和Y大哥及N前來訪我。Y大哥是暹羅X報館的主筆，他是該地的第一個革命領袖。他的樣子，一見便令人樂觀，他是這樣的高大和肥胖，稗氣和天真。他好像要以一笑了事，在他的臉上真難尋到些兒愁苦的痕跡。他的臉真有點太大了，他的眼却有點太小。

『這位便是林卓君！』阿鬚望着我一眼，向卓大哥介紹着。

『呵！呵！林卓君，聞名！聞名！』大哥讚嘆着說。

『這位便是Y大哥!』阿鬚再向我介紹着。

『呵!呵!Y大哥!Y大哥!久仰!久仰!』我說着。

『聽說你在香港入獄，引渡到廣東政府槍斃去! 這個消息很使我們悲哀!南洋方面，傳說你死的消息真是普遍呢!啊!真僥倖!真僥倖!你更能够逃出虎口!』Y大哥安慰着我說。

『我到暹羅時，你已經入獄並且被逐出境了!我只遇見老玉，他勸我滅姓埋名，找個清靜地方居住。在那兒統共住了兩個禮拜，白天上在湄南河弄舟，夜裏便到電戲院去看電戲，倒覺得很快活呢!XX妓院!我們也曾去過幾次，你的「老契」XX真是肥白得可愛啊!』我很感到興味的說着。

『在暹羅要不是有那十幾天的獵中生活，我一定要被事務壓死?在特別闊氣的監獄裏過活，真和到頤養園去養病一樣清快!老王綉綺氣太深，不能够担当大事，不過他還很認真。XX妓院，爲着做文章的關係我時常地到那兒去。XX不是「老契」，她是我的女孩兒呢!XX妓院裏，有三四個妓女都認我做「契

父！哈！哈！』Y 大哥很樂觀的說着。

約莫由晚上六時至八時，這二點鐘頭和他一同到菜館，一同到客棧。爲着同志的緣故，這兩個鐘頭總算是他第一次相遇送給他的贄見禮物。

『到素影那兒去吧！』我向着R 君說，當我們辭別了Y 大哥在街頭走着的時候。

『這是最後的一次，就和你去走一趟吧！』R 君答應着。

到了素的寓所，和大蔡君坐了一會，看見素影的旗袍還掛在牆頭，心裏總以爲素是在樓下洗身房洗身。過了差不多半個鐘頭還不見素的影兒，我才有點心急了！我便向着大蔡君問：

『素呢？素到那兒去呢？』

『她和她的丈夫從下午到外邊去進行租屋，現在還未嘗回來。大概是在外面吃飯吧。』大蔡君漠然的答，他大概看不出我的焦急的樣子。

『我們回去吧？』我說。在這句話還未說完的時候，我們的腳已經踏在樓梯口！那消幾秒鐘，我們便

都在街上走了！

『噢！啊！你們那兒去？到我們那邊坐談去吧！』一個女人的聲音，吹到到我們的耳邊。

『那是素影，她在叫着我們呢！』我向着R君說，這時素和她的丈夫已經在我們的身邊出現了。

『我們回去吧！』R君堅持原議。

『到他們那裏去坐談一忽是不要緊的。』我說着，挽着R君的手和他們一道去。

『我和D去你那邊找你不見剛回來，卻好在這兒撞着你！』素向着我微笑說。

『我們在你那裏和旅雁君談了一個鐘頭呢。』D說他一面在打着嘯。

『我來這兒找你們不見，才是可恨呢！』我說。

素姑娘今晚穿着短衣，黑綢背心，越顯出俊俏。我心裏暗自充滿着別離滋味，只把她盡量地看個飽。她不知我的用意，毫不感到奇怪。

『吃香蕉呀！』D指着寫字檯上的香蕉說。

『我不要香蕉吃，我要你手裏蘋果！』我說。

『蘋果我自己要吃的，我不給你！』D說。

『你一定要讓給我吃！』素說，她眼向我一瞟。

『不可以的。』D強執着，把蘋果咬下一大口去了！

她和他搶了一會，終於沒有體力敵不過他！整個的蘋果都被D吞入肚裏去了。她用溫暖慈愛的眼光望我說：

『不要緊，罰他再去買幾個蘋果來給你！』

『D，買蘋果請客吃去吧！』她向着D說 D勉強地答應，挽着我一道到街外買蘋果去。……

.....

唉！天哪！我真很心！那天晚上臨別，我還約她隔日到我那邊吃葡萄去。唉！還請她吃什麼葡萄，我此刻已經在這海浪埋頭，天風狂掃的輪船裏面了，我這時候聽着機聲似哭，聞着海臭欲嘔。但覺有恨，涕泗無從！我恨不能化作海上的白鷗，隨天風以俱寂！我恨不能作波心的鯨魚，共海水而長沉！你呢，親愛的素呀，這時定在那隻靠牆的行軍床上偃臥，對我這次



放下你不告而行有多少怨恨？多少咀咒？你定要怨我的狡詐刻薄，依舊和一般人們一樣！你一定會誤會我對待你的情誼都是出乎無心的做作，正和一般俗人們一樣！我知道你這時候的心理一定很苦。我在海船中是怎樣地盼望你的咀咒的聲音能夠隨着海風來刺痛我的耳鼓！怎樣地盼望你的怨恨的毒罵能夠隨着天雲來敲動我的心靈！可憐的素呀，像秋天一樣凋萎，經俗人萬千蹂躪的素呀！你要是能夠這時候來到我的當前把我痛罵一陣呀，當較普通人向我的祝禱語Fare thee well！熨貼百倍！

這時候，大約是深夜時候，旅雁和B君都已睡熟，我儘是懷念着素姑娘不能夠睡覺。我把她放在我的行篋中的一部詩稿不停地翻讀。她字裏行間的紅淚，半生沉淪的酸情，算暫時把我迷住。但，過了一忽我又不得不想念她了！我勸她不要尋死！勸她積極奮鬥！勸她努力革命！勸她從苦坑拔出自己！我實在是愛她！我愛她和愛我的小妹妹一樣！不！我愛她，比較一般所謂情人的還要利害，雖然我自信並不是她的情

人！我爲她的沉淪而痛哭！爲她的墮落而悽傷！爲她的被咀咒而不平！爲她的陷不幸而哀吊！我實在是愛她！我愛她像愛我的愛人一樣！不！我愛她，全出於自弔！天啊！她的被蹂躪的生命，和我的被糟蹋的靈魂，正是揉成一片！我自信不是她的愛人。但，便是她的愛人啊，別時候又那有這樣的沉痛！

我的久經乾涸了的眼，開始地爲她流着幾點酸淚；我的久經像化石一樣的心，開始地爲她作着陣陣悽痛！這時，旅雁和R君都已睡熟；諷刺的聲音已不會浮到我的耳邊。全船的人們已睡熟。死一般的沉寂，佔據着這隻漆黑的輪船！佔據着這個虛闊的大海！人們的一切滑稽狀態，一切喝采的聲音，和咒罵的儀式，已經在這沉寂裏消滅淨盡，這是多麼清快啊！

我這時，披着睡衣，踏着拖鞋，走上艙面。我呆立着，悽然悵望已經消滅在雲外的上海。在那遠天一線之外有幾個星兒浮動着的下面，大概是她住着的的地方吧！我望着那幾點星兒的下面祝福！我望她早些兒辭去悽迷自縛的生活，從那灰色的社會裏走到紅光

燭天的戰場上來！我望她把熱情煉成不屈不撓的金鑽石！把詩神全身加上武裝！把她受苦的靈魂，化作驚快迷夢的警鐘！

『我們始終是社會的征服者！』

可憐的素啊，別要咒咀我吧！我聽見戰馬在悲嘶！我看見劍光在閃耀！別了！淒涼的素！憔悴的素！像秋天一樣凋黃的素！我是背着你到戰場上去！到紅光燭天的戰場上去！別要咒咀我吧！別要咒咀我吧！我只是先走。你隨後便來吧！

『素呀！革命！革命！惟有革命才是我們的出路！』

『素呀！你最後終於要走到這條路來！』

我向着星光下默默地說着這句話，終於流下幾點激烈慷慨的眼淚。一陣陣奇寒打肩。我向着星光下的她遙祝幾聲，「晚安！」「晚安！」便又塞進船艙裏去！

這時候，充滿着我耳邊的只有像哭一樣的軋軋的機聲。

十六，十一，十八日初稿

## 流氓館

流氓館的地點是設在南洋的D埠華化學校的樓下第三號。但是，我想世界上的流氓館一定不止這一個：因為世界到現在已經壞到極點了。只要羣聚在一間有牆有窗的處所，愁食，愁衣，呼冤不可能，嘆氣沒人理，全生命都活在黑暗與苦悶之中，全靈魂盡寄在虛無與恐怖之域，凡屬於這一類的，就可成立流氓館了。有必要時，就是瓦礫場，空曠地，成立起來，亦未嘗不可。本來我很希望這種東西不要太多，太多足以增人類社會的醜惡；可是現在的流氓館不止一個，實在已經有千千萬萬個的了。那有甚麼法子，有甚麼

法子呢？唉！唉！

然而，我所要說的流氓館，是在南洋D埠華化學校的樓下第三號的那一個，請大家千萬不要記錯！

這流氓館，從外面看起來，真是唐哉皇哉的一座洋樓；但是在裏面却不過占得一所灰色的斗室罷了。左邊放着一張榻子，臨窗擺着可以寫字的一張桌子，打橫就是一鋪百補的舊翻布牀，靠牆架一條木板，放些雜亂無章的書籍。

流氓館的窗，有無限柔細的蛛網，以當白紗窗縵。窗外有一條路不通行的小巷，是民衆的自由小便所；再過就是通俗談話抽鴉片之室，站在窗旁，還可望着那塊「本館賣現，除數不便」的牌子，是灰底烏字的。每日尿氣煙香，吹送滿室，就權當豪家的獸爐溫香，亦還使得 流氓館的門，却對着會食室。流氓們鎮日飽受着著影碗聲，飯煙菜味，亦就可以聊止飢渴了。本來他們同那廚子感情很好，然而，大家可要知道一筍食，一瓢羹，都非純情感所能贏得的，於是，流氓們恐慌了。

幸而南洋是屬熱帶，流氓們自己的肚皮，還足以抵抗外來氣做的襲擊。這是天還有一線容人處。

可是流氓館的蚊子，頗算不少，他們又有甚辦法呢？沒有，全沒有辦法！他們惟有漲薄了肚皮，由蚊子盡量吸吮個痛快：因為他們的熱血是有的；——他們還要把自己熱烈的血，養活生命之花呢！不過初時他們只有些不滿意，久而久之，亦就慣了；那小小的蚊子吮針，亦就不會搔着他們的神經之癢處了。他們亦只得把蚊子統治下的世界，當作睡眠的安樂窩了。

他們對於蚊子的慘案，別有一種見解；就是：與其被同類的人們侮辱，驅逐，壓迫，慘殺，倒不如受這異類的小虫一點苦，更覺痛快！

流氓館的館主名叫老蘇。他是一個清瘦而活潑的青年。因為他的嘴稍作三角形，有如池塘裏的菱角，所以大家都叫他菱角老蘇。他是忍不得生活的苦悶，才走南洋的D埠來，想換一換局面的。萬不料一到南洋，就碰了大釘子，一點職業亦找不到。他只得在一個同鄉的醫生家裏寄食，一寄半年，連一塊寄家

信的錢亦沒有。——這是南洋僑民的舊俗，寄家信若沒有寄錢，是一件大大不可的事，他們叫做「壓批」後來他才攢得了華化學校國文教員的位置。老蘇自來南洋，因沒有錢，受盡人家的侮辱得了許多人情世故的經驗。他已知道金錢萬能的道理了！所以亦學人家用全生命去賺錢。近來他又得了一個編劇本的機會，除自己使用之外，還每月可以寄十塊錢回家去，養活他的貧賤的老親。但是他總覺得靈魂在暗地裏發顫，好像有大禍臨頭的樣子。因這一點，流氓們於是羣集。

流氓館這個名子，是幽魂老大起的。他見大家總日捱餓，無所用心，遂倡立流氓館。他是一個學業壽終的大學生，因某種關係，飄流到D埠來。他與館主是老同學，而且，氓味相投；又因其他有親疏關係的人們，都沒有一飯相憐的慷慨，所以他亦到流氓館入了伙。

他是因從前嗅書太多，鼻子有點扁平，眼兒有點近視。又因他的思想太受牛克主義的影響了，所以靈魂格外受苦。他的炭色的臉皮，和口角的微露着的慘

笑，尖銳而幽遠的聲音，以及行路時沉沉沒聲色的足步，都像黑暗裏的鬼魂一般。大家亦就因此送他這個幽魂老大的綽號。

菱角老蘇，與幽魂老大都是流氓館裏的重要份子。

其餘的次要的伙伴如霹靂火秦二哥，文曲星劉五郎，龔主阿陳，望天少校阿丁等等。

衆流氓中間，望天少校阿丁最少，今年才十八歲，他的境遇亦最可憐。父母哥哥都被索債的人們直接或間接的迫死。他亦不知道家裏爲甚麼會欠人家許多錢？只覺得自有生命來，就有許多可怕的債主，終日在家抄鬧。他是在抄鬧聲中養活起來的。十五歲那年，他嘗被債主控告入獄，後因政變，逃出獄就跑到南洋來。不知有何方的助力，亦嘗榮膺 T 校體育教員一次。他扁平的面龐，時常向天望着；尤其是行路時，望得更高，好像他要走的路是在天上一樣。他爲甚麼會這樣呢？却沒人知道。也許是他有許多人生難言之隱，想問上蒼，又說不出話來罷！



總之，這些人都是青春之火在燃燒着。社會却像一個大冰櫥，四面都是白而且厚的冰牆，中間滿着混沌而陰沈的奇幻，定欲把他們的愛自由而性熱烈的青春之火嚴緊地禁錮着！於是他們沈悶，苦惱，痛心，反抗，用盡他們的力量，結果得到流氓的酬報，可謂厚矣！

可是他們的生命，是動的，活潑的；火的熱力是有繼續性的，是有耐苦性的，或許有一天，有一天冰櫥掙裂，痛苦的生命，將在光明的大歡喜中，沉酣而跳舞。也說不定這是被希望那娼妓所誘惑罷。



上面說是流氓館與流氓館的事情；下面才說流氓館開成立會的盛典。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流氓館開成立紀念會，會場就在流氓館本址。因為這一天館主菱角老蘇，才得從會計處先支了下月的薪水十塊，所以流氓們都十三分的高興。他們七腳八手地陳設起來。先把帆布牀收起，次把書籍整理，後把寫字的桌子抬至中

間，又到會食室借了幾張凳子，靠着桌子四圍擺下。又因省錢的緣故，沒有叫彩花店來做品額。大家公推望天少校阿丁向門頂的空氣中用指頭大大的畫了「成立典禮」四個大字。幽魂老大還嫌筆劃太細，望天少校阿丁只得紮緊拳頭，加力地再多寫一次。他下來時，一手揩汗大叫頸酸。

菱角老蘇把兩塊錢叫霹靂火秦二哥到街上買餅食去。因為此人生來性急，說話時兩手插在衣袋裏，凝住了眼光，歪着腦袋，放連珠炮般，聲音從喉裏直滾出來，其快非常，音重如鐵。行路則挺硬着身子，偏斜着前腦，把肩兒直破入人羣裏面去，就是坐黃包車怕要比他緩些。他有這說快走快的特長，所以叫他買去，免致悞了開會神聖的時間。

會場已佈置清楚。菱角老蘇忙着吩咐廚子會後聚餐的事。幽魂老大正與龔主阿陳在討論革命與戀愛的問題。龔主阿陳的論點不一定，有時主張革命不忘戀愛，戀愛不忘革命，有時又說：『若有戀愛，不革命也罷！』大概後一說才是他的由衷之論。因為龔主

阿陳嘗爲一貴族的女郎所棄，憂憤成心病，近來因乏食，亦就把心病餓痊癒了。

文曲星劉五郎，聽了龔主阿陳的學說，極贊同的說道：『龔主說得是！人而無愛，不能成人。』他說時，態度是何等溫文爾雅，聲音是何等響亮合拍。他是個漂亮而活潑的青年，面孔身材，配稱均勻，光輝悅目。他原是南洋豪家的子弟，因爲他的父親要自請一個老舉人在家裏教他念「關雎」「子曰」，他定要入學校讀書，父親不理，他賭氣狂嫖濫賭起來，氣得他父親脫落了幾根鬍子，趕他出去，不認他做自己的兒子。他現在正在懸念昔日海誓山盟的婊子紅香，正計劃着偷他的父親的錢，再度良辰美景的生活，所以他贊成戀愛學說。

望天太保阿丁聽了這論調，很爽快的說道：『人而無愛，不能成人，這話怎講？我活了十八年，亦沒有個女子來同我講戀愛，爲甚麼我亦成了一個人，會說會笑呢？還是說，人而無食，不能成人，比較確切得多了。』

『這是愛情與麵包的問題，與我們所討論的範圍不同了。我本來亦不是否認愛情，不過當此霧魑時代，不容你有許多閒情，……………』幽魂老大，板起學者態度，用着尖銳幽遠的聲音，說到這裏，背上被霹靂火秦二哥的肩那一撞，撞轉身子，却與秦二哥打個照面。秦二哥一手揩汗，一手抱着一大包餅，口裏連珠的叫着熱。幽魂老大緩緩地從他手裏接過東西來，放在棹子上面。

霹靂火秦二哥忙向老蘇說：『餅一·塊十丹（銅板），買了十五塊，還有五十丹買瓜只。』他說着，從袋裏拿出一包瓜只來，撒在桌上。大家湊在一處搶瓜只吃。搶得桌上的瓜只一空，地下却撒滿了。秦二哥把檯一打，氣得火在眼裏燒着，嚇得幽魂老大坐將下去，嚇得菱角老蘇的嘴變成正三角形，嚇得望天少校的下頷與頸項作九十度的直角；嚇得龔主緊握着文曲星的手，文曲星大聲呼痛。

秦二哥亦不打理許多，只顧從喉裏滾出沉重而粗暴的聲音，說道：『成何事體？成何事體？這樣完全

不合科學的方法！完全不合科學分配的方法！你們！  
你們這……唉唉！』他頹然倒在榻上。

大家定一定神，見他無端冒火，而且開口科學，閉口科學，倒覺得好笑，都當作太平景象，閒閒地嗑着瓜只。瓜只破裂的聲音，清清脆脆，從衆人的口裏發出來，意致十分蕭疏而雅暇。霹靂火呢？眼睛緊閉，口氣已直！

過了一陣，菱角老蘇怕氣死了霹靂火，立起來提議提前開會！秦二哥，連忙坐起，極力反對道：『不能！不能！時間神聖！』

秦二哥就是因為他的頑固的科學態度，才會變成一個學業夭壽的大學生，且不能立足於故國；然而他飄到南洋，直至作流氓，這頑固的態度還沒改變，大有至死不悟之嘆！

老蘇憐他的面目燒得通紅，怕他真的霹靂一聲，五體投地，亦只得由他。

好！時鐘敲了十二下了，正是開會的時間了，霹靂火最先跳起來，規規矩矩地坐在桌旁。其餘的亦都

先後蒞位。

館主立着宣佈開會理由道：『今天就是我們流氓館開成立紀念會，……我們十分高興，十分熱烈，十分歡幸！因為我們都是被棄的青年，還能合力團結，本着人類固有的同情心，互助的精神，自己努力地開墾園地，用血和淚來灌溉青春之花，用反抗精神來作護花的籬笆！（鼓掌）……我們現在的精神都極苦悶，物質都極缺乏；但是我希望我們不會因此而含垢忍辱地低下頭去！（鼓掌）……我們的目的是促成光明和自由的世界！我們的態度是餓硬了肚皮，還要札硬陣，打死仗！（鼓掌）……我們要看准了敵人，用青春之火把他們燒盡！（鼓掌）……我們要努力，否則自殺！（鼓掌）……這才不負這流氓館的成立，才值得紀念！……現在請各位有意見的，起來發表！發表！』他說完後，很莊嚴的坐將下來。

接着幽魂老大演說道：『……我們一方面要紀念我們流氓合作的精神，一方面還要紀念在人類的生命史中，那一般不願落伍的青年的社會待遇，都是這樣

冷酷，這樣悲慘！……現在的時代，是血的時代！（鼓掌）……我們願意沉悶下去嗎？我們願意流着眼淚屈服嗎？我敢斷定的說，我們不願意！不願意！（鼓掌）那麼，不願意又怎樣呢？我們應該求出路！（鼓掌）……漫漫長夜，將會被曙光嚇退了！……

接着，秦二哥站起身來，把手插在袋裏，凝着眼睛叫道：『……我們要用科學方法呀，聯合起來呀！組織起來呀！我們要用科學方法呀！考察人生呀！考察社會呀！考察實際生活呀！一切情感的東西呀！都要放棄呀！一切……呀！都要……呀！一切……呀！都要……呀！一切一切呀！都要科學呀！……科學呀！……』他說時，連句讀不分，字音莫辨，好像一片鴉噪聲，嗚呀嗚呀的漲滿耳鼓。

大家都覺得討厭；但是沒人敢制止他，因為剛才的情形，都深深地，印在他們的腦海裏。

他們只有消極的抵制他罷了。望天少校阿丁首先作難，把桌上的餅拚命地大嚼，其他的人，亦都附和阿丁吃起來了，連作主席的老蘇還捻了一塊餅在

手裏呢。

等到秦二哥痛痛快快地坐下來，桌上的東西已被人家吞食欲盡，他似乎又要發作了。

藪主阿陳忙向他解釋道：『請二哥不要動氣，我們都是根據科學方法的！肚子餓，非食餅不行，豈不是科學方法嗎？』

秦二哥聽了，亦只得笑了。

晚上聚餐。他們看着熱騰騰，香馥馥的擺滿了一桌子肴饌，他們的最纖細的神經末梢，都跳動起來了。他們亦用不着客氣，只費一秒鐘的時間，都坐得整整齊齊了。

望天少校阿丁舉起筷子，先挾一片牛肉在口裏細嚼，又用筷子指着碟裏道：

『今天最可紀念的是這碟牛肉，人生值得奮鬥的是這一碗飯。大家請罷！』

霎時間，風捲殘雲，雨灑落花，已是杯盤狼藉，月在東方了。

幽魂老大慢慢的放下筷子，悄悄的說道：『沒有



十元，那得此飽？』

菱角老蘇笑着三角嘴接道：『那麼，都是十元之功了！嗚呼！』

『嗚呼！』

『唉！唉！』

『唉！唉！』

『嗚呼！嗚呼！唉！唉！嗚呼！……』霹靂火秦二哥直至洗臉時，還是嗚呼唉地嘆個不了。



流氓館自從開成立會後，從國內又來了三個流氓，雖然他們沒有在流氓館居住，却來流氓館負責吃飯。

關於吃飯問題，秦二哥最著急。他天天到閱報室裏去，在報紙上尋找着聘請教員，或訂求夥計的告白，想從那裏得到一點安慰。

有一天，他找到一段聘請教員的廣告，歡喜得如沙漠的旅客望見泉水，酷暑的旅途有了樹陰一樣，連忙跑回館裏，飛筆疾書，寫了一封自薦的信，折疊封

了，便問大家要郵票。

幽魂老大正沉悶地讀着柴霍甫的小說集，他覺得有一種灰色的，空虛的，酸楚的、滑稽的幻景，作他漸時的，隱約的，飄渺的，靈魂的安慰。他正如在夢中，享受着苦笑의 沉醉，却被霹靂火的粗暴的聲音驚覺。他有點惱怒，打起尖銳的聲音問霹靂火道：『這是你的科學第幾頁？整天鬧，整天急。可急出甚麼來？真討厭！真討厭！』

『正經事呢！都是爲着衆人的吃飯問題呀！你就討厭了！你這幽魂，趕快去做鬼罷！』秦二哥說着，很想同幽魂老大決鬥似的。老大一些兒亦不動，又已經墜入他的夢裏的苦笑中了。

秦二哥沒法，又問龔主阿陳。拿着金瓶梅，臥在舊帆布牀上，正看得入神，全沒聽見秦二哥的胡鬧。

文曲星劉五郎，沉睡在榻上，鼾聲震屋瓦。

望天少校阿丁站在桌子旁邊，臉兒老是向天的：他的手却在桌上亂畫着。他看見霹靂火著急的神情，十分好笑，忍不住問道：『你究竟要寄信給誰呢？』

『給誰?! 你不知道麼?! 你究竟在桌上畫些甚麼?!』秦二哥氣急了，忘記同人家說寫信的理由，只想人家都知道了，聽阿丁這樣問，十分冒火!

望天太保，臉兒朝天，正眼亦不看他，微笑答道：『我麼?正在畫餅充饑。』他說時，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的態度。

秦二哥委實難以忍耐，暴跳如雷，大聲罵道：

『入媽的!你們都七顛八倒，一些切實的事情都不打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還老是像很清閒一般，看書的看書，睡覺的睡覺!我二哥真不慣!睡你娘的!睡你娘的!……』他說着，向臥榻踢了一腳。

劉五郎噯呀一聲跳將起來。看見秦二哥火在眼裏燒，倒有幾分怕他，很溫和的問道：『秦二哥，爲甚麼事，又生氣了?』

霹靂火亦沒答他，只顧你娘你媽的大罵。

劉五郎又埋怨他道：『昨兒晚上，我被蚊子咬得一夜沒好睡，現在才想睡一清覺，又被你吵醒了，真是煞風景!真是煞風景……』

幽靈老大使個眼色，叫劉五郎不要出聲。他們都靜坐着，好像觀猴子把戲一樣，只是笑着。

霹靂火當此景地，手足都氣得打顫了。

老蘇挾着教科書，從教室回來，剛走進門，見這樣的情景，笑道：『你們在搗甚麼鬼？』

霹靂火搶上前去，訴說道：『老蘇！你看！真真豈有此理！我問他們要郵票，他們不打理我便罷，還一齊來嘔我！』

『你要郵票做甚麼？』老蘇開着三角嘴問他。他才把怎樣看見報紙的告白，怎樣想寫信自薦，說個明白。

老蘇聽了，搖着頭說：『這倒不必，這倒不必！』

『爲甚麼呀！』秦二哥帶怒問道：

『你不知道！報紙上的告白是靠不住的，是官樣的文章，他們雖說「聘請」，其實已經定了校董或校長的親戚朋友了，上回我託了人薦阿丁到M校教體操，那人回來說，不要；我問他甚麼道理？他說，現在沒事的，或剛從中國來的這些青年，他們都不要；他們

以爲這班人都很危險。你想可氣不可氣？就是龔主阿陳，連自己的哥哥還不敢留他住在家裏呢！我的位置，現在亦在風雨飄搖中了。所以我們現在，真是進退兩難呀！你又何必多花費幾分郵票？』

霹靂火聽了這話，砰然一聲，倒在榻上，亦不會冒火，亦不會說話了。

靜慘而嚴緊的空氣，罩住這灰色的房子，壓住流氓們的身心；生命的熱流，亦很靜穆而嚴緊。

門外傳來一片小學生的天真活潑的歡聲；窗前透入一陣鴉片煙的悶人肺腫的氣味。



流氓館近日已在鬧恐慌了。恰巧有一個醫生，上面所述的給老蘇寄食的那個醫生，因自己病死了兩個兒子，十分傷感。——聽說大的兒子很活潑聰明，是華化學校的學生，無人不愛他，醫生自然更愛得如掌上珠了；可憐現在病死了，怎不令他做父親的傷心落淚？真的，他覺得從他肥胖的身上，切去十斤八斤的肉容易；從勞勞的人世間奪去他靈魂的安慰的安

琪兒，直是把他的心肝切去一半，怎地不悲？怎地不痛？他在悲痛之餘，懷疑起自己的醫的本事來，決定不再業醫了。可是不業醫又怎樣生活呢？理想與實際衝突，他於是十分苦悶，不覺亦有『流氓』之感。流氓館因此，亦就請他為名譽館員了。所以館裏有了這一枝生力軍，大家還不至於餓死。

但是事情終是不好。老蘇的位置不穩的風聲，似乎越來越確了。他雖然很鎮定的安慰他們道：『我不怕！我不怕！我還可以編劇度生活！叫我打那個沒人格，慣親校董屁股的校長的馬屁，我倒不幹了！』他話雖如此，暗地裏亦十分着急。不過他是受打擊多的人，臉孔早已板得十分冷酷了，心兒亦麻木得不痛痛苦了。所以從外面看來，依舊是平日的菱角老蘇，瘦長的臉兒，水汪汪的眼睛，三角形的嘴吧，骨多肉少的軀幹，一些兒亦沒有差錯。

老大可不同了。他的臉為憂傷所侵蝕，瘦了好些。他的眼睛亦不十分靈活，好像石不慣現實社會的怪現象，裝做不大看見的樣子，——或許是因為失

眠，弄到近視深點罷。他口角的苦笑，亦已消失了；這是因爲他的悲哀，已經不是淡淡的苦笑所能表示的緣故。他的抑鬱不平之氣，久囚在骨壁如鐵的腦裏。他雖時常長嘆，一舒積鬱，可是不免要頭痛。不知他犯了甚麼迷天大罪，全 D 埠的大腹而有權力的商人，正在找尋他的行蹤，要驅逐他，不准他留在 D 埠了。因此老大亦只得避一避生人的耳目，夜裏回來睡覺，日間却逃在幽僻的街上流浪，全是鬼魂般的行動。

霹靂火自被老蘇一席話，聽得他如冷水澆骨一般之後，接着又是一莊莊的冰冷的消息，凍得他霹靂的火性，連爆烈的勇氣都沒有，只向自己的心裏燃燒着。他終日手插在衣袋裏，凝着眼睛，偏斜着胸部在室裏打轉，用肩子破着室裏沉寂的空氣。

劉五郎偷父親的錢失敗，又捱了一大頓打，現在死挺在牀上，時在夢裏呼痛，雜着似呻吟似鼾息的聲音。

躉主阿陳，靜悄悄地臥在布牀上看金瓶梅。可是他感不到趣味，而且時常覺得有許多獷惡的小鬼，從

字裏行間跳出來，致使他的靈魂戰慄，四肢冰冷，但他定一定神，又繼續看下去了。

望天太保阿丁呢？他現在似乎不大望天了，手亦不在桌上『畫餅』了。他時用着低緩而帶顫的聲音，念道，『嗚呼父母，生我受苦！』這句簡單而沒大意義的話，是他羸弱的靈魂，受黑暗的利刃的重傷，中社會的冷矢的慘毒，忍不住苦痛而發出來的哀吟。

這樣的一個流氓館，不如說牠是靈魂的病院罷！這館子雖是設在人間，館裏的流氓們都已經被棄於社會之外了。但是人們似乎還是不滿意，直要把他們放逐，逐出人世，不准他們活着做流氓，做人類的樣子。

這時候的 D 埠社會，十分恐怖。最爲被壓迫的華僑說公道話的一家報館，被居留政府封了，經理人與主筆亦被捕入獄了。N 路的一間商店，昨夜十二點鐘，忽有十幾個黑皮膚，白牙齒的巡捕，把店門圍住。刺刀雪白的光，在繁星的夜裏照耀着。在店裏搜查了許久，把東西用具都打得粉碎，後來捉了店東和一個



夥計，兇兇然向卡莫，街燈慘白的馬路中消去。常來流氓館吃飯的三個從中國來的流氓，二個亦被捉去，餘一個連夜落荒而走，亦不知去向了。

一般被人壓迫成性的華僑，惟有驚恐，對這居留政府無故而封報館，捕華人的舉動，毫沒有一點不平之意，只三三兩兩，藏在家裏或店中的貨倉裏。低聲地述說這怪事，最勇敢的也不過微喟一聲罷了。一種朝廷神聖不可尋犯的思想，與「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態度，真不愧老大的中華民族啊！

倒是流氓館對面的煙館，時有許多不會十二分麻木的煙鬼，大聲的訴說着，大膽的批評着，興奮的怒罵着，甚至於因爭論這事的是非而打架起來的。誰想得到中華民族的精神，却在最受人侮蔑，最被視為壞蛋的煙館裏的人物表現出來？豈不可嘆？

流氓館這時的人物，每分鐘都在憂愁中；流氓館這時的空氣，每分鐘都是沉悶的。

急地裏霹靂火大叫道：『這樣！飯碗問題更難定決了！真是要餓死我秦二哥了嗎？』

『慢慢地想個方法，不要著急罷！他們捉我們的人，我們找我們的事，有甚麼相干？』老蘇很鎮定同他說。

『沒相干？那裏沒相干？多這一番波瀾，是對我們有損無益的呀！』霹靂火依舊大聲的叫着。

『你亦不用著急，還是無端被人誣害的老大，倒怕有些關係呢。』望天太保阿丁插着說。

劉五郎和龔主阿陳亦同時道：『還是不幸的老大倒成問題呀！』

『只不見得！只不見得！我們再看以後甚麼情形罷！』菱角老蘇仍是很安靜，動着三角嘴這樣說。

這時幽魂老大還沒從外邊回來。



流氓館對於這次恐怖的風潮，漸時雖沒有影響，可是霹靂火却變成呆人了。他一聲不響，亦不在室裏打轉了，人家叫他坐就坐，吃飯就吃飯，好像心竅被甚麼魔鬼迷住了一樣，若不是他會睡覺會起身，他們一定當他瘋癲了。

有時文曲星劉五郎逗他道：『二哥，怎的一聲不響了？』

『還有甚麼可說呢？』霹靂火答得很緩，每個字都拉長着聲音。

菱角老蘇正計劃着寫一篇劇本，又要上課，倒十分忙。

時候已是夜裏九點鐘了，外面却下了瀟疎的雨，有點涼氣。

幽靈老大，帶着滿身雨珠，靜悄悄地回來。他看見一班人都在發獸，亦就靜悄悄地坐下，細味門外簷前的雨聲，何等淒涼而悲怨！

老蘇正在寫着劇本，忽然長嘆一聲，投筆起立，說道：『爲甚麼一個字都寫不下去呢？』

老大說：『你的心不要太急呀！』

『不是心急，倒是雨聲攪亂了心緒。』老蘇答。

『爲甚麼今夜寂寞得這樣可怕呀！』阿丁說着訂了冷噤。

『你敢怕著了涼呢？』龔主阿陳說後，打一個呵欠。

『開口就知你不是久住南洋的人！那有著了涼的道理？』幽魂老大這樣駁他。

『這亦是有的。』老蘇答。

忽有一個肥短身材，身穿雨衣的人進來，把他們嚇了一跳。老蘇定眼睛看一看，笑道：

李先生！從那裏來？請坐請坐！』老蘇有點開玩笑的神態。

『醫生笑了，把肥大的屁股，放到榻上去，榻子搖動一下。他坐定了才說道：『今晚兒忽然下起雨來。』

老蘇答道：『是的，下的雨，無聊得很！』

『是的我們都很悶。』幽魂老大接着說。

『無聊嗎？找個法子消遣消遣罷。』

『有甚法子呢？無聊已是我們的生命。消遣不去的。』幽魂老大答。

『不要太傷心了。我們到蕊香院去罷？』醫生說着，轉了臉兒，訂求大家的同意。

劉五郎首先和議道：『好！到蕊香院去！』他的精神，十分生動了。好像病急症的人，被這醫生打了針

而清醒的一樣。

大家都指着他笑將起來。於是他們冒着細雨，結隊出去。

蕊香院是一間妓院，距華文學校只有一條街。裏面有一個嫖子叫花蕊香的，和這醫生很愛好。龔主阿陳，和幽魂老大，算是到南洋來第一次入妓院的，都覺得有一種熱帶特別的風趣。霹靂火亦是初次來的，可是他這時好像沒有感覺。

他們一到院子的門口，電燈的光下，就有幾個油頭粉臉，沒穿襪子，帶着拖鞋的妓女，迎上前來，向醫生打招呼。因為醫生是熟客，鴇母一看見就向樓上喊花蕊香。有一聲極輕柔極幽長，極圓滑，極可聽的廣州口音應着。（南洋的妓女，都是廣州人，）

醫生一馬當先，已走到半樓梯了。才見一個年輕的女人迎面要下樓來。她見了醫生，便立住脚笑道：『噢！係（是）先生你來！』

醫生趕上前去，攝着她的手，相拖相扯的進了她的房。衆人在後面看着他短肥而笨拙的背影，和蕊香

嬌小玲瓏的身材，相稱起來，好像一條大海參在蠢動一般，大家不由哈哈的笑了。

蕊香的房子不很寬，六七個人走進來，又有胖笨的醫生，險些容不下去。房裏的陳設，亦很簡單，對着門擺着化裝檯，左邊放着一架鐵牀，右邊列着幾張有靠屏的椅子，和一張茶几，他們坐下，中間剛留下一個長方形的空地，給花蕊香立足。

幽魄老人得有一種令人悶醉的病香，從花蕊香的肉體放出，充滿一室。他注視着燈光下的她，薄施脂粉的爪只面龐，閃着一雙美麗而可憐的大眼？中懸着一個如大理石雕成的鼻子。雖然口大一點，下頷太尖一點，失去上下均勻的臉勢；可是活潑玲瓏，還不失嶺南女子的風趣。

幽魄老大最爲她的慘笑所感動。他覺得她的笑，是天真爛漫的；同時口角却有些頑皮的筋肉，硬要把她的笑痕壓住，微露可憐之態，表示她的悲慘的命運。

老大正想開口回她的腥紅的生命史，她已被醫生拉在懷裏，遍體都被醫生肥大的手亂摸得叫癢，醫

生却『我的肉，我的心肝』地亂嚷着。

醫生只顧鬧，不提防椅舊，體肥，又加上花蕊香的動量，碰然一聲，連人帶椅滾在地板上，花蕊香很靈活，却沒有跌下。他們看着他在地下打滾，掙扎不起，如一隻肥豬在泥裏翻身一般，都拍手大笑。花蕊香忍着笑幫着他立起來。椅子是折了一腳，醫生只跌痛了屁股。

當醫生臥在牀上呼『倒運』的時候，花蕊香一面同他揉着，一面打趣他道：『你唔會衰，地板俾你鉗大塊肉打得幾乎壞著，聲也唔敢聲，真係衰咯！』他們聽着又大笑了。

鬧了一陣，花蕊香才斂住笑容問道：『各位先生，飲茶或係食汽水呀？』

『隨便甯(拿)來得嘅！』醫生不耐煩地答她，蕊香睨他一眼出去了。

大家默默地坐着，醫生無聊，望着裱在壁間的白紙上嫖客題的詩吟道：

『二八佳人花蕊香，

令人一見魂飛揚；  
有錢阿姊含笑臉。

無錢時節學啼粧！』

幽魂老大聽了笑道：『這種詩正同學校的毛廁裏學生們題的一樣，都是人民的公意。』

『這詩倒有點似白居易的風格呀！』劉五郎興高采烈，手舞足蹈，大讚美壁上的題詩。

醫生聽得不服，說道：『那裏就白居易了？他像白居易，我作李太白罷！』

『你！你配作李太肥呢！』老蘇說了，大家都大笑起來。

花蕊香捧着茶，汽水，瓜子糖食等進來。她十二分慇懃的敬煙敬茶，大家坐着嗑瓜只。

『這兩位是你的同學，你們敘些契闊罷。醫生李太肥指着老大和秦二哥，對花蕊香這樣說着。

花蕊香聽了，有些不相信，對他們兩個看一看笑道：『兩位先生，照地咳唐山到來羊？（剛從中國來的麼？）』



『係嘅，來著有幾耐。(是的，到來不久。)] 老大答了。霹靂火老是呆呆地。接着，老大問她道：『你咳賓間學校讀書呢？(你在那裏讀書呢？)]』

『你唔好聽渠車大炮！渠真係亂車廿四，我賓處有讀書嗎？(你不要聽他吹牛！他真的胡扯，我那裏有讀書的？)]』

醫生證實着道：『你有？係你自己講過！(你沒有是你自己說的！)]』

『係岳你嘅！(是騙你的！)]』

醫生向老大道：『是真的！她認得很多字呢。』

後來花蕊香却不過老大的意思，就同他說他的腥紅的生命史。她說她父親從前做過知事，後來賦閒，有點財產都被抽大煙抽完了。因為家貧，就把她們姊妹兩個，都賣給人家當婢女。從此家庭和她的姊姊的消息都不知道。她自己却身落娼寮！她不知道是父親誑她呢？或者父親受人家的騙呢？她到現在還不明白。她又說：她十二歲時還是在 T 大學的附小讀書，隔年才被賣丟了，她今年十七歲，從廣州流蕩到

香港，流蕩到暹羅，到星洲，現在住的 D 埠，還來沒到一年呢。她不怨天，不尤人，亦不怨父親，亦不敢罵社會，只是怨命運不好。她現在活着在期待的，是好的命運。她罵的是鴇母，金錢，使性的嫖客。她越說越多，越多越傷心，不覺拿起手巾揩眼淚。

老大想到他自己在 T 大學讀書時，氣概縱橫的情況，與現在受社會的冷酷待遇，四方飄泊，和這妓女的身世一般，比較起來不覺益增了許多「流氓」之感，亦就落淚。

望天少校因蕊香而想起自己的妹子，和一家口嘴，終日盼望他寄錢給他們過活；可是現在他連自己一飯且無著落，那裏能夠寄錢？他想若是太久沒有寄錢回去，他們定會餓死了！會餓死了！於是亦就泫然涕泣。

劉五郎想着久別難逢的紅香，亦下了相思之淚。

龔主阿陳想着棄他的故情人，亦氣得哭了。

老蘇亦興了人世蒼茫之感，只得灑淚。

秦二哥靈竅一動，亦就傷心起來。

他們正下着同情之淚，泣到好處；忽然醫生咆號大哭起來。他是在想着才死去的兒子。

這一來，倒把他們赫怔了。蕊香忙收了淚，過來勸他，安慰他。他被蕊香三句柔，四句軟地，說得他畢竟呵呵大笑。引得蕊香亦笑，大家亦都笑起來了。

人世畢竟是啼哭之場罷了。可是我們不要因為他們下着這樣的同情之淚，就罵他們滑稽。若果真是滑稽，那一班連一滑稽的同情淚都沒有的，又將怎麼說法？

這裏流氓們現在已覺得寂寞空虛了；遂離了蕊香院，鑽進夜雨淒清的黑暗街中去。



窮人送別，情緒太多，而物質的助力太少；情人送別，眼淚太多，而語別的時間太少；名士送別，思詩太多，而離情的本質太少；只有富而閒的人們，離別有聲有色，可歌可泣，纏綿悱惻，淋漓盡致。至於流氓們，既非情人，又非名士，且是窮人，而無情緒，乃竟亦作十里長亭的祖餞，真是無聊得未能免俗了。

流氓館裏的流氓幽魂老大，自受外間的人們認為在 D 埠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終於被逐，不能再在 D 埠居住了。他既窮而無告，所以人們亦易於加害他，這是現在社會的普通現象；無足為奇。他又不會做有錢人的乾兒，又不會低首下心，親着有權位的人的冷屁股，只得硬着頭皮，再上飄零之路了。

流氓們租透於鬧市外的大草原中，這大草原本為操兵斬犯而設的。只因居留地的政府，日就衰弱，綱紀廢弛，現在已無兵可操，無犯可殺了。這個荒寂的大草原，惟時有小學生們，偶來踢球，競跳，及玩着其他的遊戲；他們的聲，可破一破蔓草荒煙間的靜默。

流氓們靜寂地從街上走去，到綠樹作圍牆的大草原上。他們的足步，十分沉重而整齊，好像向前線的小部隊一樣。他們的臉色很蒼白，都好像有沉憂的一樣；而幽魂老大的面容，竟其可怕，簡直是一個活死屍罷了。

這是薄暮的時候，血紅而羸弱的斜陽，在平遠的

椰林之頂沉沒了。一層銀灰色的淡煙，在濃碧的大草原中，輕鬆地浮動着。夕陽最後的殘照，幻作一幅軟紗，飄飄地飛到林盡天低處。四圍的一切，都豫備着幻滅於灰黑色的黃昏之中。困情的晚風，與地面放出的悶熱，暗疏得人的精神，緩弛而沈醉。

他們的足步，磨着草沙沙作響，驚醒了許多嗑睡的草虫，在黃昏裏徬徨着。

幽魂老大用着帶顫而尖銳的聲音，說道：『今夜這個草原真寂寞得可怕！』

他們沒有答應他，無意識的只在草原上亂走，忽向東，忽向西，好像隨風吹轉。

過了一會，老蘇問道，『爲甚麼他們還沒來呢？』

『我怕阿丁碰不到醫生呢。』幽魂老大這樣說。

『我想沒有這樣不巧的，醫生晚上很少到外面去。』老蘇說時，態度有點自信的様子。

又是一陣靜默。後來劉五郎走倦了，提議藉草而坐。龔主阿陳和秦二哥，亦都陸續坐下。老蘇和老大，還立着在盼望。

草原的外景，都被夜的巨靈吞去。黑暗裏的椰樹如，高而瘦的鬼影，夜風正吹着牠的散亂的頭髮。林裏土人夜行的火光，淒其得如燐火一般。真是一個可怕的大草原！

他們借着星光，還可以辨別出臉兒來。

『那不是一條黑影！——呀！還多一條！』他們聽着老蘇這樣說，都向他的手指着的地方望去，真的兩個人走向他們來了。一個短而肥大的，一望而知道是醫生。那一個自然是他們請他去邀請醫生的望天太保阿丁了。

阿丁看見他們，飛跑過來，氣喘喘的說道：『你們都在這裏等好久了嗎？』

『我們以為你找不到醫生。』

『找到的，那不是他麼？』阿丁說着，向醫生指去。

這時醫生才緩緩走來：他移動着肥大的短腿，委實費力。

醫生走近前來，他們都向着點首，他揩去汗珠，氣喘如牛的說道：『為甚麼跑到這裏來呢？』

老蘇說道：『怎麼不到這兒來？小有天，陶陶園，我們配去的麼？流氓們送別，只配在這荒涼的草裏。——殺人的場地！』

『好是好的；我可累乏了。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醫生說着坐下。

『麵包可買了來？』艙主向阿丁問着：因為他餓得很了。

阿丁把一大包麵包放在草地上，說道：『我在路上吃了一塊。』

醫生看見他們拚命吃麵包，（因為他自己是吃了飯才來的，）不覺笑道，『人家送行喝酒，你們是吃麵包，真是離筵面一個包了！』

『你這李太肥，倒會吃飽了飯說風涼話呀！』幽魂老大一面吃着，一面同醫生說笑。但是歡笑總沒有打破他灰白的愁容。

醫生很小心的問道：『你的旅費可有著落？』

『那裏有著落，不過現在籌得十塊罷了，』

『你打算到那裏去？』

『回中國。』

『怎能够？時局這樣壞，經濟這樣缺乏，怎能够？』

『我是決定了！』

醫生聽了，湊上前去、看見老大的臉，一點血色亦沒有，眼睛亦只放射着灰色的，朦朧的光波。他知道老大的心壞了，但不便說出，怕攪出大家的傷心來。

默對了一刻，醫生的肥而短的手，往衣袋裏摸索，拿出一張紙票來，說道：『老大，這裏五塊錢拿去船裏吃點心罷。真沒法！我偏偏近來運氣不好，兩手亦是空空的，真是沒法！』

老大悄悄地接了紙票，輕說一聲謝，亦沒有甚麼濃烈的表示。他這時的心，正在細嘗着人生的滋味，既苦且澀，又有一層冲淡的，不忍捨棄的甘味，好像吃橄欖的氣味一般。這幾個人，慘慘淡淡地來這枯寂的荒原裏，吃麵包語別，這種滋味，這種可憐的情況，就是人生的真義，就是吃橄欖的不忍棄丟的甘味了！但是生的慾望，似不以此而感到滿足，尤其是年青的



人們。所以人們，在食麵包之餘，每感到缺憾；何況他們這班連麵包亦不常有的青年呢？

這種覺得，不獨是老大一人，很多很多的人，都有同感的。你們不信吧？試看性如烈火的秦二哥，近來可不是全變了樣子了麼？他今夜裏只亦有悽然的覺得，沒有如荼火的心情了。

不過他們都是年青的，生的慾望不易受惡劣的環境所征服。他們愛自由的心，時和環境衝突，遂使他們苦悶，哀痛，而至於呼喊著。

所以老大常說：『不是棄了愛自由的心，就是改造環境！』

在困窮的當兒，真是找不到一點「人」的生活的。他們本想到這無人跡的地方，鬧一回又滑稽又痛快的別離盛況，那裏知道誰都喚不起曩日滑稽語調的言笑。誰都喚不起曩日的長歌當哭的態度了？

他們顯坐着；夜的黑暗包着他們的週圍，夜的寂寞塞住他們胸腔。他們覺得黑暗鎖住他們的人生之路，他們覺得寂寞充滿他們的青年之心！他們靜悄悄

的坐着，細聽繁星互彈着那白色的，無聲的光之音樂。於是他們的靈魂戰慄了，莫名其妙的戰慄了。

『怕會出鬼了，真可怕！回去罷！』望天少校阿丁望着繁星的天空，不覺低聲地說。

老蘇極鎮靜的說，『全時代，全社會都是一樣的可怕，你又想逃到那兒去呢？老大明天一早就走了，輪船是明早四時開的，今晚怕不能到流氓館睡覺去了，還是在這裏多談一刻罷！』他說了，又向幽魂老大道：『老大，可有些臨別贈言？』

老大顫聲的答道：『還有甚麼贈言？』他的心碎了，正似一朵紅薔薇，被暴雨狂風打得碎了一樣。他不想說甚麼。

醫生湊趣地硬要老大說話，大家亦同聲附和。幽魂老大站將起來，慘笑在口角露着，態度很莊嚴，好像演說一般。醫生亦連忙站起來。其餘的都無意識地起立。

老大不覺大笑道：『我們的立場不用這樣緊張，又不是偉人們開甚麼會議，倒用不着這形式的滑稽

的莊嚴。我們還是坐下罷！』

醫生忙笑道：『對！對！不錯！我們別客氣，坐下罷。』

他們坐下。醫生嘆道：『險些兒站壞了我，我的腿兒還酸痛。』

龔主阿陳大聲問他道：『坐着，你的屁股不會酸痛麼？』

阿丁忙接着道：『草兒才酸痛呢；聽！草兒在他的大屁股下面乞饒了！』

他們聽了笑了。醫生只在暗裏瞪阿丁一眼。

幽魂老大住了笑說道：『別了諸君！我自己很孤另地要離開你們！——我的可愛的同伴了。我亦不知是悲是喜，是怨是愁，心裏總覺得不自然，苦悶得慌，紊亂得很。我覺得好像山上的一塊石頭一般，受了一種甚麼勢力，迫我離開同伴，墜入深谷，只顧滾下去。……回想起來，我們的生活真是太可憐了，亦太不振作了，可是這並不是我們的罪過！我們受了惡環境的支配，才會這樣顛倒的！……但是我們還是不生不死，

這樣活下去嗎？把人生滑稽化就沒苦痛了嗎？我想，不是！而且不能夠！沒生趣而活下去的，痛苦！滑稽化而活下去的，亦痛苦！……我們並不是吃了飯而表同情於窮苦者的智識階級，我們已是同那班困苦的工人一般，都站在一條相同的戰線上！……我們雖窮，但是我們不可忘了我們開流氓館時所宣布的目的和態度，總要找到一個好的方法，以達到我們的願望的！……現在我再鼓勇氣，向前衝去，我願不再會失望的了！……」他說時，聲音漸漸地高，但仍然是帶顫而尖銳，十分悲涼而刺耳。

後來他們批評自己太任情了，立定志氣修改；又議決了此後的一切比較積極的計劃。

但是，可憐他們的心有餘而力不足，人不理時將奈何？橫豎已是窮光蛋，亦做不出甚麼大事來。不要理他們，由他們去罷！



幽魂老大畢竟去了，流氓館又弱了一個。可是館裏又多了一片呻吟的聲音，因為望天太保阿丁不幸

病了。

那張冷清清的榻上，橫陳個顛憐無告的少年，神思昏迷，時而胡言亂語。臉兒和眼睛，似火般紅，好像他的生命之火，沒處燃燒，只盡量地燒着自己的肉體。直要把這可憐的身心，燒成灰燼，隨風吹散一樣。他的四肢酸痛而麻木，已非他所有的了；只有愚蠢而忠誠的喉頭，還死守着他，爲着他，作無可奈何痛苦的呻吟；一聲聲，酸楚氣其地，若淒若斷地；時強時弱地，從他的血紅的口唇中引出來。圍住他的只有灰色的牆，靜守着他的惟有沉寂的空氣；還有一隻迷途的蜜蜂，嚶翁嚶翁地，與呻吟聲互彈着和諧的曖調。

劉五郎請李醫生太肥去，還沒有回來。龔主阿勝亦出去外面談法弄點錢，以爲病人費用。秦二哥買香蕉去。老蘇本在留守着，因爲有課，到課室去對付對付。所以室裏寂寞，只有嚶翁的蜂聲，和曖呀的呻吟聲而已。

阿丁睡在牀上，覺得太陽穴很痛；全身的血液奔流得很快，發出一種笨而大的聲音，好像將壞的機器

轉動的聲音，鬧得耳鼓要裂；一陣陣的熱氣，從心底浮到頭部，薰蒸得腦袋十分暈眩，如一縷青煙，在空中浮動着一樣。眼睛覺得有無限虛幻的火光，在空中飛舞。口亦乾燥得如火燒一般，唾液都化作噓氣了。

他朦朧地似見了他的父親，在他的臥榻旁邊走來走去，皺着眉，嘆着氣。一會兒又深深地望他一下。他只見父親的口唇微動，却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他忽又覺得母親坐在他身旁，用慈愛的手，柔和地撫摩着他的頭；又覺得母親慈愛的熱淚，點點地滴在他的口裏，於是他的頭結實一點，口亦溫潤一點。他很愛他的母親。他很想抱着她的頸項，倒在她的溫柔的懷裏，安睡一忽，就沒痛苦了，但是四肢已非他所有，動彈不得。他的眼睛亦睜不開，雖想真切地看一看他母親的安祥而帶愁苦的臉兒，亦是不能夠，只可在印象裏追念着她罷了。耳邊雖聽着他的母親抽咽的啼哭聲，但是他不能哭，亦說不出話來安慰着他的可憐而多病的母親了。

他忽又覺得他的妹妹陷在火裏，焚得叫苦喊救。

他連忙跳進火裏，把妹妹抱起來。他的衣服亦都被燒着了，可是他不管，只想救妹妹。他再看定時，可憐妹妹被火炙得赤黑的面龐，一點生氣亦沒有，已在他的懷裏死了！於是他哭了，大聲地叫着不幸的妹妹。……

他被老蘇搖醒來。定心一想，父母親已經死久了，那裏能夠如夢裏的慈懷，來安慰他遊子淒其的病痛呢？他的心一酸，却流出幾點淚珠來。他又聯想到他的妹妹的可憐，他的嫂嫂的孤寡，他的姪女，他的姪子，……他的破碎的家庭，他的破碎的生命，都在他破碎的聯想中再現，傷他的破碎的心。

老蘇見他的病狀很苦，找些言語來安慰他，亦不敢把今天學生罷他自己的課告訴他。

老蘇問他道：『二哥買香蕉還沒有來嗎？』

阿丁只在枕上搖着頭，表示不知道。

『那真奇怪，跑到那兒去呢？』老蘇好像自語一般。

他說又未了，劉五郎同醫生進來。老蘇點一點

頭，就讓醫生看病。

劉五郎在一旁說道：『哎呀！臉兒這樣紅！』

醫生笑着輕輕地答道：『不要緊，中暑呢。表一表，熱退就好了。』

醫生走到桌旁，坐下開藥方，老蘇湊上去看着。

劉五郎却同阿丁搥腰。

秦二哥拿着香蕉進來，臉色有點奇怪。

老蘇向他問道：『氣沖沖地爲着甚麼？去了這麼久，可是回到廣東買了不是？』

秦二哥把香蕉放在桌上，大聲說道：『你的事情可壞了，你還不知道嗎？』

『甚麼事呢？』醫生昂起頭來問他。

『甚麼事？不外教書的飯碗罷了。我是老早知道的。』老蘇不待秦二哥的回答，却先插着說。『他們以爲我是傻子，甚麼事都不曉得，在暗中只顧搗鬼，作弄着我，其實用不著許多卑鄙的手段呀！』

『搗甚麼鬼呢？』醫生這樣問着。

『他們要辭丟我，又說不出理由，就搗起鬼來。今



天學生罷我的課，都是那位受了奴性的教會教育的校長弄出來的，誰不知道？呆子亦還曉得的呢！他真能幹呀！他本耶穌的無抵抗主義，厚着面皮捧承董事，笑着臉兒逢迎學生，只顧位置，不理好壞，若有錢就是他的救主，若有勢就是他的上帝了。他那個假慈悲的牧師式的笑裏藏刀的臉孔，一看就令人肉麻而討厭。我不是上帝的兒女，看不慣這虛偽的樣子！我整整兒來了兩年，算來同他說不上十次話。……』

『你老是少年氣盛，才有此禍。』醫生含着告誡之意這樣說着。

『那裏是這緣故呀？！若是董事們那邊有力量，你就是當面罵他狗，踏他幾腳，他還是笑嬉嬉的叫你一聲先生呢！全不是這個緣故！全不是這個緣故！原因是我在這兒差不多兩年了，若教兩年以上的教員，華化學校的定例，是要加十份之一的薪水的，——不獨華化學校是這樣，南洋多數的學校都是這樣。就是因為這樣，教員差不多沒有一個能在一間學校教過兩年以上的書的。我亦是不能夠例外罷了。不過何必這

樣推波助浪，這樣不痛快地鬧着呢？要辭就辭，誰有甚麼能力來弄翻你們的學校呢？橫豎勢力都在你們胖大的肚子裏的呀！』老蘇說着，有些憤憤不平之氣。

『原來如此？會打馬屁的都可做校長教員。不會的，滾旦，無怪得南洋學校，沒有一個辦得好一點的。』醫生聽了，感慨係之。

秦二哥等到這時，才連忙接道：『他搗鬼亦搗得太滑稽了。我買香蕉回來，碰着常到這裏來的林文生，我問他『沒課麼？』他說，『不是沒課，是罷課！』我問他罷誰的課，他說罷蘇先生的課。我聽了，覺得奇怪，就問他爲甚麼；他說：『這是校長叫我們罷的。校長說罷了課，又不用讀書，又不用默錯字打手掌。我們初還不敢，而且蘇先生是這校裏一個再好不過的先生，我們不願意罷他的課。校長反臉嚇我們，他說不能課的打手掌，罷課的沒有事。秦先生，這樣平宜的事情誰不幹呢？罷了課不用受打，又可玩耍，誰不喜歡呢？我聽了這話。著實生氣，真真豈有此理！』他說話時，不似從前『那樣躁急了；但是聲音仍是從喉

裏滾出，粗豪而沉重。

醫生拍着肥大的短腿，答道：『有甚法子呢？』

阿丁聽了，大罵不絕口，連香蕉亦不吃了。

老蘇微笑說道：『事已如此，罵亦無益，我們還是打算善後的辦法罷！』他忽又皺着眉說：『若離開這裏，第一困難的就是這有病的阿丁了。』

醫生接道：『這倒容易，阿丁就搬到我家裏去，服藥亦易得多。』

他們聽了，都一齊說道：『難得李先生慷慨，可是太叨擾了。十分過意不去。』

『說那裏話？大家都是好朋友，還記論這呢！不要說客氣話了！』歇一歇，他又道：『老大去了，可有信？』

『還沒有。聽說中國亂個不了，不知他的遭遇又怎樣苦呢？我們都很爲他憂心呢。』老蘇說着，不覺慘然。

艙主阿陳，神情懊喪，拖着足步進來，同他們點一點頭，就長嘆一聲，拿來金瓶梅，倒在帆布牀上默看着。一見就知道他是進行失敗回來的，亦沒有人去

問他。實在是不問爲佳！

他們都靜默地坐着，只有病人呻吟的顫聲。



阿丁搬後的第二天早晨，太陽還沒有從萬里菁葱的林表放出紅光來，雀兒的曉夢初回，方在簷前發出稀疏的支嗟支嗟的聲音；灰黑色的流氓館裏，蚊子的鬧聲還是鬧得緊。菱角老蘇在榻上展轉翻側，終夜睡不着，覺得蚊子今夜特別多，週身發汗，而且癢得很。於是他起了身走到浴室洗冷水浴去。浴後精神清爽許多，就呆坐着，靜待着黎明之來臨。

昨夜除他一個人外，沒有第二個人在館裏睡覺。秦二哥和龔主阿陳，都在醫生家裏服侍病人。他們雖然都是很窮，不能對病人有切實的經濟幫助，可是，他們以熱烈的同情心，看護病人，也許於病人有點益處。病魔不致如現實社會這惡魔那樣冷酷罷？亦把青年人的血誠心兒，比泥土還賤，甚或當作仇敵！劉五郎亦被他的舅父，硬帶他到安南去了。

老蘇獨坐，正在打算着搬進一間小旅館，編劇本

度生的計劃。雀噪的聲音漲滿耳鼓。室裏亦由灰黑色轉作灰白色了。

他站起身來，想收拾一些東西，趕快搬進旅館去。可是有一種慵倦心情，鬱在胸次，令他茫茫然不知所處。他在室裏度來度去；一會兒，又是呆坐着。他的眼睛黯然無光，四肢困惰無力。他靜聽着簷前的雀兒，噪得高興，好像一羣幸運的人們，清早起來，互相問安的歡聲笑語。一下子，雀兒成羣的掠過屋頂，帶着歡笑聲飛到天空，飛向曉日初昇，椰林蒼翠的地方去了。簷前落莫，只餘一隻身受重傷的雀兒，時作三兩聲淒其的悲怨。

他聽得可憐，走到門前看去。在簷下的橫樑，伏着一隻羽毛蓬鬆的雀兒，頭藏在無力的翅膀裏。全身打戰着。悲聲在羽翼裏震顫出來，好像怕人知道牠的痛苦一樣。他不覺慘然道：『可憐的麻雀呀！我的淒涼的心！』

老蘇這時，還有這種閒情，大概是因他還可以編劇度生的緣故罷？我真拜服他有抒情的勇氣！

老蘇儘管在門前發獸煞風景的廚子，又來向他索取飯食的舊債。廚子是個鄉下人，赤着臂膀，滿身油臭。他的愚笨的臉孔，配上八字式的鬍子，竟是一場糊塗了。他用油膩而煙黑的厚手，抹着鬍子，半乞憐半威嚇地說道：『蘇先生，請你把從前欠我的錢都還給我好嗎？我們作廚子的很苦，難道你們作教員的，闊闊氣氣，還要欠廚子的錢麼？』

『闊氣？唉！比起你來還苦得多呢！』老蘇在傷感之餘又碰着這些沒錢難解決的事情，着實討厭！

廚子本是老蘇的同鄉，這地位亦是老蘇與有介紹之力的。但是，錢也者，人之第二生命也，比一切都重要，何況些微的一點恩情呢？所以他亦不妨大聲的說道：『天天說苦！難道世上有白吃的飯嗎？』

『不是這樣說。我近來東撞西衝，都四面碰壁，實在瘦得要命！再等多幾天才把還你就是了。……』老蘇極和氣地同他說了許多好話，畢竟長於農村的人忠厚，亦就去了；雖然口裏咕囉咕囉的表示不願意。

廚子去遠了還自說道：『沒討得緊，去了，將來到

那裏爛去呀！』

『不用着急，去了我還告訴你我住的地方的！你看我賴過幾多人的債呢？你這笨貨！』老蘇委實生氣，高聲罵着廚子。

廚子自去了；老蘇想到現在自己的情景，又可氣，又可憐，惟有付之一嘆！

他在室裏度着，門房送給他一封信，是老大從中國寄來的。他很高興地，很急促地拆開，念道：

『流氓館諸賢大鑒：我抱着剩餘的希望，想跑到革命的戰地去，誰知回國沒有十天，又被驅逐！禍從何來，我固不知，連驅逐我的人們，亦是不知道的！總之，碰壁撲灰，當頭又是一下失望之棒？』

家庭是怕我回去，誅連及禍，今日接到了兩封罵我，阻我回去的掛號家信，却騙了我一剎那的歡喜：因為從來家信掛號，都是匯錢，匯罵的很少很少呀！諸位善窮的賢士，家庭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我現漸居海上，往來於馬路電燈之間，雖無入獄之虞，而有餓死之慮，重膺流氓之職。可是要組織一

個如在華化學校裏一樣的流氓館，已不可得，吁噫嚕  
嗚呼苦哉！

海上苦寒，不似南洋長年炎熱。怎地過得這霜雪  
之冬天？我每恨我既如喪家之犬，爲甚麼身上偏不長  
出毛來，以禦朔風？又每念及叢林裏攀着古藤打千秋  
的猴子，何等優閒快樂，就懷疑人之所以爲人的道理  
了。

舊時代的老兒，蓄日時艱，痛哭就木；新時代的  
青年，蓄日時難，痛哭入獄；這兩種人，都上了社會的  
大當，尤其是中國現在的社會！只有半新不舊的青  
老兒，蓄日時難，忍着痛昇其官而發其財焉！嗚呼，流  
氓們！你們的計將安出？

我真是被養得怨氣冲天，被凍得精神委地了！諸  
賢將何以教我？

近來中國又鬧着大亂子，好看煞！血花四濺，白  
骨滿山，叫喊連天，鎗聲遍地，好如狂飈時的大海，狂  
濤怒號，浪花激石，熱鬧之聲，混成一片，分不出喜樂  
和痛苦來。實在說，這時代不獨苦樂不分，人獸亦莫



辨了。這時代是殘忍的，復仇的，可歌可泣的，驚心動魄的時代。無論是非，總比死灰的，沉悶的空氣好得多了。

但是與我們有甚干係呢？橫豎我們窮得要命，不能如那班足食的人們，坐在包箱裏叫好的呀！

他媽的！不要談這些無聊的事了。

你們近來的生活好嗎？老蘇還不至於滾蛋罷？

說太多了，無補於事，還是到朋友處措一餐油更佳。對呀！從速再會罷！

老大謹頓。』

老蘇看了，默默沒有言語，只是那可憐的，負傷的小鳥還在悲鳴着。

晨風和暖，吹得窗櫺的蛛網輕搖柔曳。煙氣尿管，亦漸透進房子裏來。灰白的牆壁，映着屋外的朝陽，染上一層薄薄的軟紅色。老蘇這時，覺得這房子格外可愛，未免有情，似傷離別，可是留戀已無計了。

直至十點鐘，老蘇才帶着蕭條的行囊，走向大冰櫥的另一角搥命去。

他想，若再有機會再組織流氓館時，決不像從前

那樣幼稚了。

但是，我想，他們既是年青，要有所作為，嘗試他們的能力，不應該同一般常人一樣，亦要穿衣吃飯。可是有人說，他們就是因為大多數人沒衣穿，沒飯吃，才鬧成這樣的大亂子。噯哎！那可壞了！那可壞了！

我所要說的華化學校樓下第三號的流氓館，因諸流氓散，只餘室裏的空氣，與室外的對流着。那麼，還有甚麼話講？結束罷！